

外科醫案

外科醫案

女科醫案

吳江徐靈胎大椿著

調經門

汪石山治一婦瘦小年二十餘。經水紫色。或前或後。臨行腹痛。喜熱惡寒。或時感寒。腹亦作痛。脉皆細濡。近滑。兩尺重按。略洪而滑。此血熱也。或謂惡寒如此。何謂為熱。曰熱極似寒也。遂用黃連四兩。香附歸身尾各二兩。五靈脂一兩。為末糊丸。空腹吞之而愈。

一婦年二十一歲。六月經行。腹痛如刮。難忍求死。脉則細軟而駛。尺則沈弱而近駛。汪曰細軟屬濕。數則為熱。尺沈屬鬱滯也。以酒煮黃連八兩。炒香附六兩。五靈脂半炒半生三兩。歸身尾二兩。為末糊丸。空心湯下三四錢。服至五六料。越九年得一子。後屢服屢效。歷十五年後。前藥罔效。汪復珍之。脉皆洪滑無力。幸其尚有精神。注曰此非舊日比矣。蓋乃鬱熱。今則虛寒。東垣曰始為熱中。終為寒中是也。經曰脉至而從。按之不鼓。乃陰盛陽。當作寒治。且始病時而形斂小。今則形肥大矣。書曰瘦人多血熱。肥人多血虛。豈可同一治也。所可慮者汗大泄而脉不為汗衰。血大崩而脉不為血減耳。其痛日重夜輕。知由陽虛不能健運。故亦凝滯而作痛。以症參脉。宜用助陽。若得脉減痛輕。方為佳兆。遂投參耆歸木桂附一劑。來朝再診。脉皆稍寧。服至二三十劑。病已愈。蓋病有始終寒熱之異。藥有前後用舍不同。形有肥瘦壯少不等。宣可以一方而通治哉。

發熱門

吳菱山治一婦經血過多。五心煩熱。日晡潮熱。脉數沉澹。諸藥不效。投以四物湯加胡黃連三服而愈。薛新甫治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後台。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二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

目如帛所蔽。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此脾一受傷。五臟皆為失所。不能歸於胃矣。胃氣一虛。則清陽皆不能上奉。遂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半年再愈。

熱入血室門

許學士治婦。病傷寒發熱。過夜則如晝。鬼狀。經六七日。忽然昏塞。涎響如引鋸。牙關緊急。瞑目不知人。病勢危困。許視之曰。得病之初。曾值月經來否。其家云。經水方來。病作而經遂止。得一二日發寒熱。晝雖靜。夜則有鬼祟。從曰。昨不省人事。許曰。此乃熱入血室症。仲景云。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晝則明了。暮則讖語。如見鬼狀。發作有時。此名熱入血室。醫者不曉。以剝劑與之。遂致胸膈不利。涎潮上湧。喘急息高。昏冒不知人。當先化其痰。後除其熱。乃急以一呷散投之。兩時頃。涎下得睡。省人事。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三服而除。不汗而自解矣。

一婦人熱入血室症。醫者不識。用補血調氣治之。數日遂成血結胸。或勸用藥。許公曰。小柴胡已遲。不可行也。無已。刺期門穴。斯可矣。予不能鍼。請善針者治之。如言而愈。或問熱入血室。何為而成結胸也。許曰。邪氣傳入經絡。與正氣相搏。上下流行。遇經水適來。適斷。邪即乘虛入於血室。血為邪所迫。上入肝經。肝受邪則讖語。而見鬼。復入膈中。則血結於胸中矣。何以言之。婦人平居。水養木。血養肝。方未受孕。則下行為月水。既受孕。則中蓄之養胎。及已產。則上壅之以為乳。皆血也。今邪逐血。併歸於肝經。聚於膈中。結於乳下。故手觸之則痛。非藥可反。故當刺期門也。

虞恒德治一少婦。夏月行經。得傷寒。似瘧。讖語狂亂。諸醫皆以傷寒內熱。投雙解散。解毒湯。服之大汗如雨。反如風狀。次以生黃丸。金石之藥。愈投愈劇。一日延虞診視。脉弦而大。虞思傷寒內熱。狂亂。六陽俱病。豈不口乾舌黑。况脉不數。病體按之。或熱或靜。其腹急痛。意必有內傷在前。傷寒在後。今傷寒得汗。

雖已內傷則尚存故也因細問之患者曰正行經時因飲食後多必用冷水抹身因得此症方知冷水外閉其汗內阻其血邪熱入於血室經血未盡血得邪熱乍靜乍亂故寒熱讖語掉眩類風也須得玉燭散下之下後讖語已定次以四物小柴胡湯調理五日熱退身涼患遂瘳

行義云一婦人溫病已十二日診之其脈六七至而濇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症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官桂乾姜一日寒熱遂止又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痊身漸涼脈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但胸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調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心下痛又與大陷胸湯半服利三行次日虛煩不寤時妄有所見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晚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效嗽唾沫此肺虛也若不治恐成肺癆遂與小柴胡湯去人參大棗生姜加乾姜五味子一日效減二日而病悉愈

薛文齋治一婦人懷抱素鬱感冒風熱經行讖語服發散之劑不應用寒涼降火前症益甚更加月經不止肚腹作痛嘔吐不食痰涎自出此脾胃虛寒用香砂六君子湯脾胃漸健諸症漸退又用歸脾湯而全愈

經行泄瀉門

汪石山治一婦必泄瀉三日然後經行診其脈皆濡弱此脾虛也脾統血制濕經行將動脾血先已流注血海然後下行為經脾血既虧則脾氣亦不能運行其濕也今作參苓白朮散每服一錢一日未飲調下二三次月餘竟不瀉

一婦年逾四十形長色脆病經不行右脈浮軟而大左脈虛軟而小近歇常時經行作瀉今年四月感風

效嗽。用湯洗浴汗多。因瀉一月六月復因洗浴發瘧六七次。瘧雖止而神思不爽。至八月盡而經水過多。白帶時下。泄瀉不止。右脚疼痛。舊曾閃胸脚根。今則假此延痛。腎腿腰肋尻骨頸項。右遍經脈皆掣痛。或效嗽一聲。則腰眼痛如腰扎。日輕夜重。叫號不已。幸痛稍止。飲食如常。今詳月水過多。白帶時下。日輕夜重。泄瀉無時。亦屬下多亡陰。宜作血虛論治。服四物止痛之劑。益甚。九月汪復診視。始悟此病。乃合仲景所謂陽生陰長之法矣。夫經水多。白帶下。常泄瀉。皆陽虛下陷致然。名曰脫陽。日輕夜重者。蓋日陽旺而得健運之職。故血無凝滯之患。而日故輕。夜則陰旺而陽不得其任。失健運之常。血亦隨滯。故夜重。遂以苓朮助陽之藥煎服。五七劑。一月全安。

經閉門

一室女年十七。病久人愈。天癸不通。發熱效嗽。飲食少思。欲用通經丸。薛曰。此蓋因稟氣不足。陰血未充。故耳。但養血氣。益津液。其經可自行。彼惑於速效。仍用之。余曰。非其治也。此乃剽悍之劑。大助陽火。陰血得之則妄行。脾胃得之則消耗。後果經血不止。飲食不入。遂致不救。

一婦人將一女子年十五時來診。言女子十四時。經水自下。今經反斷。其母言之恐怖。余曰。若是夫人親女。必夫人年十四時。亦經水下。所以斷者。為避年乃怪。後當自下。此真氣猶怯。稟賦素弱。而然也。如欲藥之。宜固先天真氣。使水升火降。則五臟自和。而脈通行矣。

一婦人月事不行。寒熱往來。口乾頰赤。飲食少進。至暮間效二三聲。諸醫皆用蝨虫水。蛭乾漆。礪砂。芫青。紅娘子。沒藥。血竭之類。惟余不然。曰。古方雖有此法。奈病人服之。必臍腹發痛。飲食不甘。乃命止藥。內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心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既心受積熱。宜抑火升水。流濕潤燥。開胃誘食。乃湧出痰一二升。下泄水五六行。水濕上下皆去。血氣自然。湍流月事不為水濕所隔。自可依期而至。

矣亦不用蝨虫等有毒之藥如用之則月經縱來小洩反閉他症生焉凡精血不足者宜補之以味大忌有毒之藥性偏氣悍而致天枉多矣

一婦人年二十四歲經水不行寒熱往來面黃頰赤口燥唇焦時效二三聲視其所服之藥黑神散烏金丸四物湯燒肝散驚甲散建中湯寧肺散鍼艾千百轉劇家人意倦不欲求治余閱之先湧痰五六升午前湧畢午後病除後二日復輕湧之又去痰一二升食益進不數日又下通經散瀉訖一二升數日後去死皮數重小者如麸片大者如膜皮不月餘經水自行神氣大康矣

血崩門

孟官人母年五十餘血崩一載食用澤蘭丸黑神散保安丸白薇散補之不效余見之曰天癸已盡本不當下血蓋血得熱而流散非寒也夫女之血崩多因大悲哭悲甚則肺葉布心系為之血血不禁而下崩內經曰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脉不足陽脉有餘數則內崩血乃下流舉世以虛損治之莫有知其非者可服大劑者黃連解毒湯是也次以香附二兩炒白芍二兩炒當歸二兩焙三味同為細末溫水調下又服檳榔丸不旬日而安

西園公治婦人年六十二歲血崩不止投黃蓮解毒湯四劑後服涼膈散合四物湯六劑後即愈此婦因悲哀太過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熱氣在中迫血而崩故效

薛氏治一婦人年將七十素有脾肺之症每發則飲食不進胸膈不利或中脘作痛或大便泄瀉或小便不利投以逍遙散加山梔木香香附換茯神而愈後憂女孀居不時崩下紫黑血其病每作先倦怠而後發熱經曰積憂傷肺積思傷脾肺傷則肝木無制脾傷則木愈乘脾肺兩傷則肝陽獨旺不能攝血歸經而發也隨以前方加炒黑黃連五分炒黑吳茱三分一服頓止數服而康

一婦人年六十四歲。素多鬱怒。每患必頭痛寒熱。春間乳內作痛。服流氣飲之類。益甚。不時有血如經行。又大驚恐。則飲食不進。夜寐不寧。乳腫及兩脇焮痛。如炙。午後赤甚。余以為肝脾鬱火血燥。先以逍遙散。加醋浸炒黑龍膽草一錢。炒黑山梔一錢半。二劑腫痛頓退。又二劑而全消。改用歸脾湯。加黑山梔。

川貝母。諸症悉痊。

一婦因怒崩血。久不能止。面色青黃或赤。此肝木制脾土而血虛也。用小柴胡合四物清湯。以肝火生肝血。又用歸脾補中二湯。以益脾氣生肝血而瘥。此症若因肝經風熱而血不寧者。以防風一味為丸。以兼證之藥煎送。或肝經火動而迫血者。用條芩炒黑為丸。以兼證之藥煎送。無有不效。

一婦人性急多怒。每怒非耳項喉齒胸乳作痛。即胸滿吞酸吐瀉崩下不止。此皆肝火之症。肝自病。則外證見。土受尅。則內證作。治外證用四物湯加白朮。茯苓。柴胡。炒山梔。炒龍膽。治內症用四君湯加柴胡。

白芍。木香。吳茱。炒黃連。內外症先後迭治。悉平。惟血崩不淨。是血分有熱。脾氣尚虛。以逍遙散倍用白朮。茯苓。又以補中益氣湯加醋炒白芍。炒鬆生地。一月之間。血止而經亦調矣。

戴同父治一婦血大至。曰崩中。或清或濁。或純下塊。血瘀腐。勢不可遏。甚則頭目昏暈。四肢厥冷。並真膠艾湯吞靈砂丸。佐以三灰散。或以童子小便煎理中湯。或以沉香降氣湯。加入百草霜。血崩甚而腹又

痛。人多疑為惡血未盡。又見血色瘀黑。愈信惡血之說。不敢止截。大凡血之為患。欲出未出之際。停在腹中。即成瘀色。固難盡以瘀色之血為惡。又焉知瘀之不為虛冷乎。若必待瘀去之後。截之。恐併與人

無之矣。此腹痛更有說。瘀血腹痛。血通則痛止。崩下腹痛。血住則痛止。宜芎歸湯加炮姜黑附。止其血而痛自止矣。

薛新甫表弟方健甫。年五十。辛丑患血崩。諸藥罔效。壬寅八月。身熱體痛。頭眩涕出。吐痰少食。眾作火

治。展轉發熱絕粒數日。余診之曰。脾胃久虛。過服寒藥。虛病未已。寒病復起。遂用八味丸料。一服翌早。遂索粥數匙。再服食倍。熱減痛止。乃服八味丸而愈。癸卯秋。因勞役憂怒。病雖幸不大發。甲辰憂怒復作。胸悶發熱。脊痛腰痠。神氣拂鬱。或作中暑。遂崩血。便血。煩渴引飲。粒米不進。昏憤有時。脉洪大。按之微弱。此無根之火。內虛寒而外假熱也。十全大補湯加附子一劑。食粥三四匙。仍服八味丸而始愈。大尹王天成之內血崩。自服四物涼血之劑。或作或止。因怒發熱。其血大下。服前藥不應。更主降火。腹脇大痛。手足俱冷。余曰。此脾胃虛寒所致。先用附子理中湯。痛止肢熱。又用補中益氣歸脾二湯。崩血頓止。熱亦解。而食進神康矣。

錦衣楊永興之內血崩。過服寒涼之劑。其症益甚。肚腹痞悶。飲食不入。發熱煩燥。脉洪大而虛。余診之曰。此脾經氣血虛而發熱也。當即用八珍湯加炮姜以溫補之。稍遲則不救。彼不信。仍服止血降火之劑。虛症蜂起。始信余言為不謬。但惜緩不及治矣。

東垣治郭大方內經血暴崩。曾殞身失血。以後經數日一來。今次大下不止。脉沉細而間有數眾。九竅微不利。四肢無力。氣喘短促。口鼻氣皆不調。此心氣不足。飲食失節。脾胃虛弱不化。故胃脘當心下作痛。脇下急。當臍有動氣。虛症畢集。惟擬治本。餘症可以皆去。製黃耆當歸人參湯三啜而安。

薛新甫治一婦人血崩兼心痛。已三年矣。諸藥不應。每痛甚。虛症悉具。面色萎黃。此心主血。血去過多。心無所養。以致作痛。宜十全大補湯倍參朮。三十餘劑稍愈。百餘劑全安。

一婦人年四十餘。久患血崩。面色萎黃。倦怠無力。或健忘怔忡。驚悸不寐。或心脾傷痛。飲食不思。薛診之。脉大軟濇。曰。此思慮傷脾。不能攝血。以致經血妄行。故屢崩不已。歸脾湯加熟地白芍。投百餘劑而永不發。健旺如常。

氣隘血脫門

東垣治一婦人。經行黑血凝結成塊。左脘有血癥。水瀉不止。穀食有時化。有時不化。至今歲四月。血塊暴下。水注並作。是前後二陰有形之血。脫竭於下。無形之氣。先已下隘。故水瀉日已四五行。不食則微滿。食罷則心煩不快。甚至飲食不進。形神困頓。曰夫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沉之理。經權常變之宜。若不本四時。以順為逆。非其治也。且治之大法。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無盛盛。無虛虛。遺人天殃。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故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各自有義。且如升陽以發散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令其上升。乃瀉秋冬肅殺寒涼之氣。此病是也。當用此法治之。乃升降浮沉之至理也。夫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沉。乃從四時。如治病逆之。則殺人矣。故經云。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可不畏者。夫人之身。亦有天地四時之氣。不可止認在外。人體亦同天地也。今崩下不止。是前陰之氣血已下脫矣。水瀉又數年不愈。是後陰之氣陽已下隘矣。後陰者。主有形之物也。前陰者。乃精氣之門戶。今俱下竭。是病人周身之氣。常行秋冬之令。陰主殺。此等降下之病是也。陽升陰長。春夏是也。在人身之中。令氣升浮者。穀氣上行故也。既病。則周身血氣皆不升長。穀毒又不上行。其肌肉消少。是兩儀之氣。俱將竭矣。既下元二陰俱脫。血氣消竭。假令當日原是熱症。今下焦久脫。已化為寒矣。此病久沉失降。寒濕大勝。當急救之。瀉寒以熱。降濕以燥。大升大舉。以助生長。補養血氣。不致偏枯。聖人立治之法。濕氣大盛。以所勝助之。助甲膽。風木上升是也。余以補中調中清燥三方。屏去連柏。加桂附或姜附。迭舉三法。調治半年。而康復如常。

東垣治一女子。月事不調。漏下惡血。或暴崩不止。多下水漿之物。此勞傷形體。心火乘脾。故倦怠嗜臥。四肢不收。氣喘短促。無氣以助。脉緩弦急。按之洪大。乃血脫氣隘。得之脾土受濕熱之邪也。投調經升陽

除濕湯三啜而病如失

東垣治一婦久患血崩。面黃乏力。倦怠少氣。脉大而濇。此血脫氣隘。脾胃受病也。投益胃升陽湯。半月而愈。赤白帶下。

張子和治一婦病帶下。連綿不絕。白物淫溢。已三載矣。命予脉。兩手俱滑大有力。得六七至。常上熱。口乾眩暈。時嘔酢水。知其寔有寒痰在胸中。以瓜蒂散吐出冷痰二三升。是即所嘔酢水也。間有黃涎。或如爛膠。次以漿粥養其胃氣。又次用導水禹功。以瀉其下。然後以淡劑滲泄之藥。利其水道。不數日而愈。息城李左衛之妻。病白帶如水。窵漏綿綿不絕。臭穢之氣不可近身。面黃食減。已三年矣。諸醫皆云積冷。故如此也。夫水自高而趨下。宜先竭其上游。乃湧痰二三升。次日復下污水十餘行。至三遍。汗出周身。明旦病人云。污水已不下矣。改用寒涼之劑。清滌子宮。服及半載。後產一男。

韓氏曰。山妻年三十餘。十八胎九殞。七天會先君松潘難作。賤兄弟皆西奔。妻驚憂過甚。遂昏昏不省人事。口唇舌皆瘡。或至封喉。下部虛脫。白帶如注。如此四十餘日。或時少省。欲自縊。自悲不能堪。醫投涼劑。解其上熱。則下部帶疾愈甚。或投熱劑及湯藥。薰蒸下部。則上熱昏暈欲絕。四弟脉之。始知為亡陽證也。大哭曰。宗嗣未立。幾誤殺吾嫂。急以鹽煮大附子九錢為君。製以薄荷汁。佐以姜炭。麥冬五味之屬。水煎入井水冷與之。未盡劑。即斲鼻熟睡。通宵覺。即能識人。時止一嗣子二女。相抱痛哭。疎戚皆悲。執友趙憲長鸞曰。君何術也。弟曰。方書有之。真對真假對假耳。外乃假熱。故以假冷之藥從之。內有真冷。故以真熱之藥反之。斯外內和而病解矣。繼以女金丹錯綜變化。不但去其疾。且調元氣。庚午生一子。今應襲也。女金丹即勝金丹。方見種子門。

一婦人腹脹脇痛內熱晡熱月經不調肢體痠麻不時吐痰或用清氣化痰丸喉間不利帶下黃赤兼青腹脇痛脹愈甚又用行氣之劑胸膈不利肢體愈麻此乃鬱怒傷肝脾血燥挾熱不能統攝澤氣脈故軟滿弦數也朝用歸脾湯解脾鬱生脾氣夕用加味逍遙散生肝血清肝火百餘劑而帶下諸症始愈

一婦人久瘧患帶發熱口渴體倦食少用七味白朮散加來冬五味大劑煎與恣飲瘧發稍可渴亦大減又用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而帶與瘧疾悉瘳

一婦人眩暈吐痰胸滿氣喘得食消緩苦於白帶淫溢已二十餘年矣諸藥不應脈滑而軟此氣虛挾痰飲也痰飲去而帶自愈矣遂朝用六君子湯夕用六味地黃丸不一月而帶下諸症悉痊

一婦人胸痞內熱口乾耳鳴喉中若有一核吞吐不利月經不調帶下淫溢不止六脈軟濡微數此肝脾鬱結痰熱不化而流注也余以歸脾湯加半夏山梔升麻柴胡間以四七湯下白丸子而愈

一婦人吞酸飽滿食少便泄月經不調服清氣化痰丸兩膝漸腫寒熱往來帶下黃白不止色萎體倦脈滑而軟此脾胃兩虛濕熱下注用補中益氣湯倍參朮加半夏茯苓炮姜而愈

一婦人帶下赤白四肢無力余診之曰四肢者土也脈軟而滑此脾胃虛弱濕熱下注也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並加白芍生地不一月而帶愈身康矣

一婦人帶下赤白怒則胸膈不利飲食少思或用消導理氣之劑痰喘胸滿大便下血脈濡緩大余曰脾氣虧損挾濕熱而不能攝血歸經故二陰俱有所下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白芍茯苓半夏化其濕熱以安營氣隨用八珍湯加柴胡山梔而諸症悉痊矣

白淫門

一婦人性急善怒小腹時常痞悶小便瀉痛頻下白物淫溢甚於白帶或面青口苦寒熱往來脈得弦洪

潘大余以為積憤不發濕熱傷陰而致先用龍胆瀉肝湯三啜而小便清利潘痛頓釋改用加味逍遙四劑而寒熱亦解補以八珍湯加知柏數劑而康復如常

內外冷熱門

一婦人食少嘔涎面黃腹痛手足逆冷月經不行六脈沉細此內外俱冷陽虛不能鼓運其經血也六君子湯加桂附姜茱數劑而經行痛止丸服而連生子女

一婦人煩渴惡熱暴嘔酸水飲食不進面赤帶青六脈沉數此鬱怒傷肝火逆乘胃為內外俱熱之證黃連一兩淡姜汁略拌水煎濃汁細呷以解內外積熱嗣後漸加白朮當歸陳皮炙草以調血氣以養胃氣漸進稀粥軟飲改用加味逍遙散十劑全安

冷熱內外真假門

一婦人口乾煩渴畏風惡寒大便秘結手足逆冷六脈沉數此內真熱而外假寒也先用黃連解毒湯熱服取汗後用六味丸而全愈

一婦初患痰喘熱渴醫以降火散氣治之肌日削而氣日索延至甲辰木旺痰盛身熱口腐腹脹神昏絕食幾死此虛熱無火內有真寒投以壯火生土之劑隨服隨效越數歲夏初坐則頭墜不能起視卧則背冷覺風透體有時煩熱眩暈欬嘔痰湧手足厥冷六脈沉伏此內真寒外假熱遂以姜附大補之劑投之不三四日而大勢已平仍以前藥加減而愈

潮熱門

一婦人月經不調飲食少思日晡潮熱脈潛虛數此肝脾兩虧氣血俱虛也用十全大補湯加山萸山藥丹皮麥冬五味以補欬虛陽二十餘劑而霍然

一婦人生育多胎月經不調兩足發熱年餘其身亦漸漸熱勞動則足跟痠痛又年餘唇腫痛裂又半年裂唇出血倦怠食少經停不行脉澹弦數此氣血兩虛燥熱相乘肝腎之症彼誤服通經丸遂致不起

一婦人足跟熱痛脉數虛軟此足三陰虛聖愈湯三十餘劑而安後發遍身瘙癢誤服風藥反潮熱搖擗脉數弦洪此血虛扶熱生風而肝病也以天竺黃牛胆心為丸四物同麥冬五味苓連吳草山梔柴胡煎湯送下三四服遂愈

一婦素甘清苦勤於女工感冒風邪自用發散之劑反朝寒暮熱熱多寒少其脉或浮洪或弦細面色青白或萎黃此風邪雖去而氣血傷殘也用十全大補湯三十餘劑漸愈又用加味逍遙散調治半載而康

一婦人乾效無痰遇夜潮熱自汗盜汗倦怠面黃經停食少脉軟弦數此血氣大虛而心脾鬱結也先服刮勞散改用歸脾湯調治年餘漸安

積聚門

一婦人小腹痞脹小便淋瀝時有白帶脉數洪澹此肝經濕熱下注也投之龍胆瀉肝湯四劑而痞脹退小便清改用加味逍遙散或加生地或加青皮調治三月而安

一婦人善怒多鬱小腹痛脹小水不利或胸乳疼痛脇肋痞滿脉澹弦滯此肝氣鬱而肝血不調也投以四物湯加柴胡青皮橘核延胡而痛自止痞自消改用逍遙散加木香香附漸安

一婦人小腹痞脹內熱晡熱小水不利體倦食少脉洪軟澹此氣血兩虛濕熱鬱於肝經也八珍湯加柴胡山梔龍胆車前調理三月而安

一婦人年三十餘內熱作渴飲食少思腹內初如雞卵漸大四寸許經水三月一至肢體消瘦齒頰似蒼

脉洪數而虛。左關微瀯。此肝脾鬱結氣血虛而不能統運成積也。外貼阿魏膏。午前用補中益氣湯。午後用加味歸脾湯。兩月許。肝火稍退。脾土漸健。午前用補中益氣湯。下六味丸。午後用逍遙散。下歸脾丸。又月餘。日用蘆薈丸二服。朝以逍遙散送下。日晡以歸脾湯下。喜其謹疾調理。半年而愈。

一婦人腹內一塊。不時上攻。或作痛有聲。或吞酸痞滿。月經不調。小便利。已二年餘矣。面色青黃。脉數弦瀯。此肝脾氣滯。遏熱不化。而隨熱冲逆也。以六君湯加芎歸柴胡炒連木香炒茺二劑。却與歸脾湯送下。蘆薈丸三月餘。肝脾和而諸證退。又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丹皮。中氣健而經亦調矣。

一婦人多鬱善怒。勤於女工。小腹內結一塊。或作痛或痞悶。月經不調。恪服伐肝之劑。內熱寒熱。胸膈不利。飲食不甘。形體日瘦。脉軟數弦瀯。此脾土不能生肺金。肺金不能生腎水。腎水不能生肝木。當滋培化源。用補中益氣湯六味丸。分朝暮兼進。年餘而諸症悉痊。

一婦人經候過期。發熱倥急。或用四物黃連之類。反兩月一度。且少而成塊。又用峻藥通之。兩目如帛所蔽。腹中痞悶。脉軟微瀯。薛新甫曰。脾為諸陰之首。目為血脉之宗。腹為血氣之都。會脾之所主也。蓋脾一受傷。則五藏皆為失所。不能統運於腹而上奉於目也。隨以補中益氣濟生歸脾二湯。專主脾胃。年餘而康復如常。

松江太守何恭人。性善怒。腹結一塊。年餘上齧蝕損。血氣極虛。時季冬。肝脉洪數。按之弦緊。此至虛有盛候。即是假脉。醫者不能細察。反用伐肝木清胃火之劑。病不稍退。萎頓轉增。余用八珍湯以生血氣。地黃丸以滋腎水。肝脉頓平。症勢亦退。後因大怒。耳內出血。肝脉仍大。煩熱乾渴。此無根之火。不能歸源。而迫血也。仍以前藥加肉桂二劑。脉欬熱退。血亦隨止。復因暴怒。厥脫於季秋辛巳。乃金尅木也。

余過一卒。說拙妻為室女時。心下有冷積如覆杯。按之作水聲。以熱手熨之。如水。娶來已十五年矣。恐斷

我嗣急欲棄之。余止之曰：如用吾藥，病可除，孕可得。卒從之。診其脉沉而遲，尺脉洪大而有九，非無子之候也。可不逾年而孕。卒笑曰：姑試之。先以三聖散吐涎一斗，心下平軟。次服白朮調中湯五苓散。後以四物湯加木香、香附，調和經脉。不再月而血氣合度。數月餘而連孕二子，皆育。
三聖散用防風、瓜蒂各三兩，藜蘆一兩。

兩為散，以薑汁煎服。探吐白朮、調中湯、白朮、茯苓、橘紅、澤瀉各半兩。甘草一兩。干姜、官桂、砂仁、藿香各二錢。半為末，滾湯煎三錢，去渣溫服。

陽夏張主簿之妻，病肥氣，初如酒杯，大發寒熱十五年餘。旋減旋增，治無一效。後因大怒氣逆，病勢益甚。

惟心下三指許，無病。滿腹如石片，不能坐。乃邀余診之。曰：此肥氣也。得之季夏戊巳日，左脇下如覆杯。

久不愈，令人發痰瘧。瓜蒂散吐之，出魚腥黃涎，約一二甕。至夜用舟車丸通經散。五更下黃涎膿水，相

半五六行。凡有積處，皆覺疼痛。乃用白朮散、當歸散、和血流經之藥。如此湧池。凡三晝夜而平。調理半

年餘，而健旺如常。
瓜蒂散：丹舟車丸見雜病傷食痰飲門。通經散用橘紅、當歸、甘遂、麩包煨為散。不

水煎二錢，去渣溫服。此吐下兼施之劑。且甘遂等攻逐太峻，審之。

一婦人血氣刺痛，聚散無常，痛時極不可忍，甚則死。一二日方省。醫巫並治，數年不愈。余投慈白散、烏梅

丸遂安。

一婦人血氣作楚，如一小盤，樣走注痛甚。屢一人扶定，方少止。亦用此二藥而愈。

種子門

一婦人年三十四，夢與鬼交，驚恐異常。及見神堂陰司舟楫橋梁。如此一十五年，竟不懷孕。巫祈覘禱，無

所不至。鑽肌灸內，孔穴經千。黃瘦發熱，中滿足腫。委命於天。一日苦請余診之。曰：陽火盛於上，陰水盛

於下。見鬼神者，陰之靈。神堂者，陰之所。舟楫橋梁水之變。兩手寸脉皆沉而伏。知胸中痰寔也。凡三湧

三泄三汗，不旬日而無夢。年餘而有娠矣。

一 女月經來時。專在下弦之期。問其色紫。知為血熱。服涼血藥以緩之。則血氣和而經來漸遲。按至初頭。色淡短少。服養血和血。以滋血室。俟經色純正。便可靜候生育矣。明年出閣。不年餘而果生一子。

浮腫門

一 婦人年三十餘。經水斷絕。月餘漸漸周身浮腫。脉緩數滯滯。此血化為水。椒仁丸作湯。三吸而經水先通。再服而腫全消矣。

一 婦人年四十。小水先不利。漸漸喘滿浮腫。以後經水斷絕不來。脉沉裡。尋按俱滑。此水壅阻經。宜專治水。葶蘆丸三下。而腫全消。服桑白皮散。而經行如常度矣。

前陰諸疾門

一 婦人年二十餘。內熱煩渴。倦怠食少。陰中悶痒。小水赤滯。脉沉裡數。此鬱怒傷損肝脾。濕熱乘虛下注。加味逍遙散。調治一月而安。

一 婦人年三十餘。陰內痛甚作痒。時常出水。食少體倦。脉軟濡數。此肝脾氣虛。濕火下注。用歸脾湯加生白芍牡丹皮黑山梔生甘草。四劑而病減。久服而全安。

一 婦人年四十二。陰內痒痛異常。內熱倦怠。飲食少思。脉軟裡數。此鬱怒傷損肝脾。元氣下陷。濕熱留戀陰中。宜用參耆歸朮陳皮柴胡炒山梔車前子升麻白芍丹皮茯苓。十劑漸減。久服而全安。

一 婦人陰中突出如菌。四圍腫痛。小便頻數。內熱晡熱。似痒似痛。小腹重墜。脉軟濡數。此肝脾虧損。濕熱鬱結。而腫痛似痒。元氣下陷。而小腹重墜也。先以補中益氣湯加山梔茯苓車前子青皮。以清肝火升脾氣。更以加味歸脾湯。調治脾鬱。外以生豬油和藜蘆菜塗之。而收腫熱痛痒悉除矣。

一婦人年四十。勞後陰中挺出五寸許。悶痛重墜。水出淋漓。小便瀰滯。脉軟洪瀰。夕與龍胆瀉肝湯。分利濕熱。朝用補中益氣湯。升補脾氣。諸症悉愈。惟陰挺未收。再與歸脾湯。加川芎。山梔。黃柏。牡蠣。煎服。外以葱白。歸全。紅花。煎湯。薰洗。揉上安臥。然後服藥。數劑。後每次如此。不復下脫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黃濇。內熱。瞞熱。口苦。脇脹。脉數洪瀰。此肝經濕熱。熱蘊濕鬱之極。而反冷也。用龍胆瀉肝湯。姜汁拌蒸。以解其真熱。假冷。更以加味逍遙散。加姜汁炒龍胆。二十餘劑。而陰中漸煖矣。

一婦人陰中冰冷。寒熱嘔吐。兩股腫痛。脉沉洪弦。是怒動肝經。濕熱下注為患。先用小柴胡。加山梔。一劑。寒熱嘔吐頓止。次用龍胆瀉肝湯。亦用姜汁拌蒸。數劑。而腫痛全消。陰中亦不復冰冷矣。

一婦人陰中寒冷。小便澄清。腹中亦冷。飲食少思。大便不寔。脉沉數細瀰。此下元虛冷。火土不生也。治以八味丸。飲食漸進。大便漸寔。一月餘。而諸症皆退。健旺如常矣。

一女子年二十四。交接後。輒出血不止。脉軟虛數。此肝之相火。傷犯脾腎之元。不能吸血歸藏。故精泄後。血亦隨之溢出也。當以補陰益氣煎。蜜丸常服。加之節欲。靜攝。尋年無不自愈。

一男子交接後。頭痛。脉象細數。此根氣未固。虛陽不攝。當投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肉桂。白芍。熟地。常服自愈。
補陰益氣湯。人參。兩半。黃耆。三兩。山藥。三兩。阿膠。三兩。白芍。兩半。炙草。五錢。熟地。五兩。升麻。錢半。柴胡。三錢。

胎前門

一婦人年二十七。月經不行。已三月矣。或疑經閉。命予脉之。脉數沖和。尺部滑疾。謂非輕病。乃妊子。服芎歸湯。腹中微動。為有孕。越數月後。果產一子。

一婦人領一女子來診。脉數微弦。舉按似有沖和之象。謂其天癸不來。必一月有餘矣。彼應之曰。然。淨至今。恰三十二日也。余令即服烏雌雞湯。二月時服紫蘇湯。三月服黃雌雞湯。保其成孕。勿。

四月時服菊花湯。五月服阿膠湯。六月服麥門冬湯。七月服蔥白湯。護其胎元。勿使下墮。八月時服芍藥湯。九月服安胎飲。十月服冬葵子湯。養其血氣。使之順產。後果生一男。神旺氣元。而易育也。

惡阻門

一 娠婦二三月間。惡心嘔吐。氣逆痰多。胸滿食少。脉滯數滑。此胎壅痰滯。邪遏膚浮。與陳皮半夏湯一啜而安。

一 孕婦三四月間。頭目眩暈。嘔吐痰涎。惡聞食氣。嗜好酸鹹。多臥少起。肢體煩疼。脉虛浮滑。此氣血虛而痰飲不化也。與半夏茯苓湯三啜。而諸症皆退。飲食亦進。而神氣健旺如常。

一 婦人妊娠煩心。眩暈嘔涎沫。或時胸滿惡食。或時心嘈易飢。脉數弦滑。此胎氣上壅。痰熱隨之升降。與青竹茹湯三啜。而病如失。

一 婦懷孕氣逆嘔吐。煩熱心嘈。脉滯沉數。此胎熱氣逆。胃火上冲也。與蘆根汁湯一啜而安。再劑而病不復作。後以加味逍遙散。去丹加地。或倍木加連。直至胎成順產。無病勿藥。

胎動門

一 孕婦心煩口燥。胎動不安。飲食少進。倦怠乏力。脉數弦虛。此血虛挾熱。而胎失所養也。令服安胎飲。加生地白芍。三劑而稍減。繼以全匱當歸散。加生地牡蠣。四劑而全安。切戒登高舉重。庶免墮胎之患。

一 孕婦房勞過度。衝任有傷。胎失所養。而胎動不安。脉數弦細。令服膠艾八珍湯。數劑稍減。九服而全安。胎漏門。

一 婦人懷孕四五個月。經血忽下。腰腹疼痛。脉數虛弦。此肝經風熱血燥。不能榮養其胎。而經血滲漏也。令服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生地杜仲。血餘炭。數服而安。

一孕婦房勞太過。衝任脈傷。經血漏泄。故胎動下血。勢不可遏。脈軟濡數。重按無神。令急服補陰益氣煎。加血餘炭。赤石脂。炒黑荷葉。炭棕灰。數服。血止胎安。丸服而胎成順產矣。

子煩子躁門

一婦人素奉膏粱。縱恣醪酒。懷娠至五六個月。心煩肉跳不寧。脈數洪大。此胃火乘心。濕熱浸淫於肌肉也。先服竹葉石膏湯三劑。而煩熱退。後以加味黑逍遙散。去丹皮加麥冬牡蠣數劑。而心煩肉跳全安矣。

一孕婦房勞太過。心腎失養。一日朝寤後。忽躁擾不寧。終宵不寐。獨言獨語。若有神靈所附。脈之虛浮急疾。重按少神。急以知柏地黃湯。去丹皮澤瀉。加人參五味麥冬。數劑而神志寧。語言靜。丸服而胎成順產矣。

脹滿門

一娠婦飲食停滯。心腹脹滿。或用人參養胃湯。加青皮枳殼山查。其脹益甚。其胎上攻。惡心不食。右關脈浮大。按之則弦。此脾土受傷。肝木抑鬱而相乘也。用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而愈。後小腹痞滿。用補中

益氣湯。升舉脾氣而瘥。

一娠婦腹脹吐逆。小便不利。諸醫雜進溫胃寬氣等藥。服之反吐。轉加脹滿。湊心。驗之胎死已久。服下死胎藥不能通。因得鯉魚湯三五服。大小便皆下。惡水由是腫消。脹去。方得分娩死胎。此症蓋因懷妊腹大。不自知覺。人人皆謂妊孕如此。終不知胎水之為患也。

一婦人傷胎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上重。如有水氣狀。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寔。當刺營宮闕。元小便利。下死胎而愈。

一婦累日難產。遍服催生藥不下。予曰。此必坐草太早。心懷畏懼。氣結不行。非不順也。素問曰。恐則氣下。

蓋恐則積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氣不行矣。投以本事方。一服胎下而愈。
一婦人有孕七八個月。遠歸。忽然胎上衝心而痛。坐臥不安。兩醫治之無效。遂說胎已死也。用草麻子研爛。和射審貼臍中以下之。命在垂危。名陳方甫診視。兩尺脉絕。他脉平和。陳問二醫作何證治之。答曰。死胎也。陳曰。何以知之。曰。兩尺脉沉絕。以此知之。陳曰。此說出於何經。二醫無答。陳曰。此子懸也。若是胎死。却有辨處。面赤舌青。口中和潤。子死母活。面青舌赤。口中吐沫。母死子活。唇口俱青。子母俱死。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逼心。心氣不降。故兩尺脉絕也。宜以紫蘇飲治之。投至十劑。尺脉起而胎安。順下矣。

心痛門

一婦妊娠心痛。煩熱作渴。脉數虛弦。用白朮散即愈。後因停食。其痛仍作。胸腹脹滿。按之愈痛。此因飲食停滯。用人參養胃湯。按之不痛。乃停滯已化。脾胃受傷也。六君子湯調補。而痛脹全瘳矣。

一婦素有心疼疾。受孕之後。不時舉發。諸醫雜治罔效。延至四月。適小腸經脉養胎。其痛牽臍。勢不可忍。命予脉之。弦細而緊。此手太陽受邪。即女子之疝也。投以火龍散三啜。而痛如失。

腹痛門

一婦受孕之後。時常腹痛。延至四五個月。其痛尤甚。其舉發靡寧。時台予脉之。脉虛弦數微瀯。此血虛氣滯。不能運化以養胎也。投香以砂四物湯三劑。而痛減。後以黑道送散加木香香附。四劑而全安。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忽然腹痛。其胎近下欲墮。名予脉之。軟大而瀯。此衝任血氣大虛。不能承載其胎也。投以補中益氣湯。加熟地當歸。數劑而胎安痛減。後以八珍湯加木香香附。服一月而全安。

心腹痛門

一妊婦心腹作痛吐痰食少胎氣上攻。召子脈之虛滑弦滯。此脾虛氣滯不能運化而生痰也。投以六君子湯加柴胡枳殼而痛退食進。又用四君子湯加枳殼山梔桔梗而安。後因怒氣兩脇作脹中脘疼痛復兼惡寒嘔吐。仍以六君子湯加柴胡升麻木香一劑而退。加當歸白芍四劑霍然。

一妊婦心腹作痛胸脇膨脹兼吞酸不食。此肝脾氣滯而不能運化也。脈弦滯微數。投以二陳湯加山查山梔青皮木香而愈。又後因怒氣而痛復作。胎動不食面色青黃。肝脈弦緊脾脈弦長。此肝木乘土。用六君子湯加升麻柴胡木香而全愈。

腰背痛門

一娠婦頸項強直腰背作痛脈象弦浮。此膀胱經受邪宜從太陽經治。用拔萃羌活湯一劑而痛減。改用獨活寄生湯二劑而全瘳。後以八珍湯加秦艽杜仲調補而胎安產順矣。

一婦人懷妊八月腰痛不能轉側大便燥結。醫用人參等補劑痛勢益加。用硝黃通利藥燥結雖行而痛勢如故。邀汪石山診之。脈稍洪近駛。曰此血熱血滯也。投以四物湯加木香乳香黃柏麻仁煎服四五劑痛勢減而燥結潤復加發熱面赤。或時惡寒。此熱化滯行乃從外泄也。仍以前方去乳香黃柏加柴胡黃芩二劑而寒熱除。又背心覺寒。腹痛復作。汪診脈已平和近軟。此熱滯去而元氣虛不能外衛以守中也。於前方去黃芩加人參三劑而諸證悉退。胎孕全安。

小腹痛門

一婦人妊娠以後常患小腹痛。脈數虛弦。重按細濡。此肝脾血虛風寒外搏。痛甚亦能墮胎。亟以逍遙散加川棟子小茴香數劑而痛退。胎孕全安。

一婦人懷孕小腹痛。其胎不安。氣攻左右。或時逆上。小便利。脈數沉弦。此肝火鬱滯。肝氣不能發越。

也。投小柴胡湯加青皮山梔。清肝火化肝氣而愈。後因暴怒氣逆。小腹脹滿。小便不利。水道重墜。胎仍不安。此亦肝木盛而肝火熾。用龍胆瀉肝湯。一劑脹退痛安。水道便利。乃以四君子湯加升麻柴胡。培土升陽。而胎順全安矣。

子腫子氣門

一 婦妊娠自三月成胎之後。兩足脚面浮腫。以及腿膝。漸至周身喘急滿悶。行步艱辛。脉虛弦滑。此為子腫。投全生白朮散。數服而腫退。食進。繼以千金鯉魚湯。紫蘇飲間服。一月而胎孕全安。

一 娠婦四五個月後。遍身浮腫。飲食如常。脉緩沉澹。謂之子氣。投天仙藤散。四服而腫勢頓減。改以四君子湯加木香蘇梗。日漸調理。至彌月。進紫蘇飲三服。當晚分娩。而腫勢全消矣。

傷食門

一 妊婦人因停食服枳朮丸。胸膈不利。飲食益少。更服消導寬胸之劑。其胎下墜。小腹重滯。余診脉軟弦滑。此脾氣傷而不能承載其胎也。先用補中益氣湯四劑。升舉其胎。後以六君子湯調其中氣。俾飲食如常。改用八珍湯補其氣血。而胎孕全安。

一 婦妊娠之後。飲食不節。脾胃不調。時常腹痛泄瀉。即以六君子湯調其中氣。改用八珍湯數服而安。

傷寒門

一 娠婦寒熱頭疼。惡寒身痛。脉數弦滯。此寒邪外盛。營氣被遏。而清陽不伸也。投芎芷香蘇飲。一汗而寒熱頓解。疼痛亦退。惟胎動不安。飲食少進。投以紫蘇飲三劑。而胎安食進。健旺如常矣。

一 娠婦傷寒汗出後。惡寒已罷。潮熱不解。脉數弦濡。投以黃龍湯三劑。而身熱頓解。後以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地骨皮。而康復如常矣。

中風門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一日清晨昏仆。移時甦醒。語言譏妄。手足搐搦不已。脉象弦數。此木旺風淫。熱乘於心之候也。先以羚羊角散三劑。而神志清。語言靜。惟搐搦未定。小水頻數。更以加味黑逍遙散。去丹皮。加池菊水煎去渣。沖竹瀝姜汁數匙服。

丹溪治一婦人懷孕六個月。忽然癲發。手揚足擲。面色紫黑。合眼則口角流涎。昏仆不省人事。半時而甦。醫與震靈丹五十餘服。其疾時作時止。毫無減症。直至臨產時。方自愈。產一女。尊中子母皆安。次年其夫疑其毒必發。求治之。診其脉浮取弦。重取濡。接至骨則沉寔數滯。此風火內鬱而生痰也。時當二月間。因未見癲發證狀。未敢與藥。意其舊歲發癲。時在五月。欲靜待其時。料此痰必復作。當審證施治。至五月中。其疾果作。皆在巳午兩時。遂教以自製防風通聖散。用甘草多加桃仁。少加紅花。或服或嘔。至四五十劑。湧出涎痰斗餘。疾漸疎而輕。後疥身發瘡而愈。

一婦人懷孕之後。欲語無聲。遂至不語。舉家驚惶。邀子診之。曰。此名子瘖。非病也。不須治之。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何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脉絕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脉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效嗽門。

一娠婦效嗽不已。效甚則大便遺出不禁。脉之虛軟微數無神。此腎陰虧損。肺氣不足。不能收攝。而司開闔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加麥冬五味。以培土生金。夕用地黃湯。合生脉散。以收攝腎氣而安。

一娠婦久效不止。其痰上湧。日吐五六碗許。諸藥不應。脉虛數無神。此氣陰兩虧。不能收攝邪水。而水泛為痰也。朝用地黃湯。夕用四君子湯。更迭調治。數服稍減。一月全安。

一孕婦因怒嗽嘔吐痰涎兩脇作痛脉沉弦數此肝火侮金肺失清肅也全福花湯加羚羊角山梔生地調治三日而減後以潤肺抑肝半月而全安

喘急門

呂滄洲治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象作肺受風邪治之呂診之氣口盛於人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病益得之毒藥動血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加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半果下一死胎喘即止哈散密囑曰病妄誠有懷以室人見嫉故藥去之衆所不知也衆慚而去

一婦娠六個月愞怒氣逆喘急不寧已數日矣脉弦而疾以全福花湯加抑肝順氣之藥三啜而安卧如常

吐血衄血欬血門

一婦娠三四個月每晨吐血升餘飲食如常脉數洪大此胎熱傷陰胃火迫血也投以犀角地黄湯加用黃芩石羔去丹皮三劑而血止去石羔加阿膠知母數劑而全安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傍午或午後必衄血如注起居不衰飲食少減脉數弦強此肺家伏熱傷血分而上出於鼻也投以黃芩清肺飲四劑而血定後以加味黑逍遙去丹皮加桑皮黃芩冬冬數服而衄不再作矣

一婦素有效嗽懷孕至六個月後每欬燥痰必帶鮮血脉數虛弦飲食減少此血虛挾熱肺金受尅而動血妄行也如不早治即種辱勞之根投以二地二冬二母湯加阿膠白芍三十餘劑直至分娩效嗽雖未全定而血不復來矣

瘧疾門

一婦妊娠六七個月患瘧先寒後熱六脉浮緊醫用柴胡桂枝無效予曰此非常山不愈眾皆難之越數

日後瘧熱甚難禁仍從予言投以七寶飲一服即瘥

一婦妊娠三四個月即患瘧疾先寒後熱多寒少脉數弦浮飲食減少投以黃龍湯四五劑而寒熱俱

減改用逍遙散而飲食漸進數劑而瘧疾全瘳矣

霍亂門

一婦人妊娠四五個月忽然嘔吐泄瀉手足揮霍眼目撩亂脉數弦花此外感風寒挾暑濕而脾土不能

勝受其邪也改用香蘇飲白朮砂仁厚朴藿香一劑頓止改用四君子湯加木香砂仁冲藿香露而全

瘳

一娠婦上吐下瀉勢甚發厥水穀不得入口六脉已脫法在不治投以調中湯一劑吐止陽回脉起食進

改用調中養營湯三劑而全安瀉亦止矣

調中湯用熟地四錢葛根錢半白芍錢半厚朴八分
白朮錢半藿香三錢木香八分茯苓三錢甘草五分

泄瀉門

進士王微之內懷孕泄瀉惡食作嘔余診之脉象冲和右關微瀉此飲食不節脾胃滯氣不化不能分泌

清濁也其夫憂之強進米飲余謂飲亦尚能滯氣先以砂仁藿香煎汁飲之使宿滯化則脾胃和自能

進食而嘔瀉無不定後果不藥而瘳

一婦懷娠泄瀉六脉弦虛此脾土虛而不能勝其運化也投以四君子湯加山藥扁豆白芍木香數劑而

痢疾門

泄瀉頓止胎亦全安

地宮胡成甫之內。懷娠久痢。自用消積理氣之劑。腹內重墜。胎氣不安。又用阿膠艾葉之類。不應。余診脈軟微數。此氣血兩虛。清陽下陷。而不能承載其胎。故腹中重墜。胎動不安也。遂用補中益氣湯。加白芍木香。而胎漸安。痢漸稀。改用香砂黑功散。加黃歸白芍。而痢下全瘳矣。

湯絕兵夫人。懷娠病痢不止。壺仙翁診之。其脈虛而滑。兩關獨瀦。此血氣不足。相火炎灼。而有似乎熱痢。寔非痢也。乃用黃芩白芍以安胎。四物湯換生地黃以養血。數劑遂安。

大小便不通

亞卿李浦汀側室。妊娠大小便不利。或用降火理氣之劑。元氣反虛。轉加脹悶。肝脈弦急。脾脈遲滯。視其面色青黃不澤。余曰。此鬱怒傷陰。肝脾之氣不能輸化。乃大虛症也。遂以歸脾湯加山梔木香。而大便先通。改用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生地數劑。而二便通利。胎亦全安。

主政王天成之室。妊娠痢疾。愈後二便不通。其家世醫。自用清熱之劑未效。余症其脈浮大而瀦。此血氣兩虛。津液無以下潤也。朝用八珍湯加麻仁杏仁。夕用加味逍遙散。去丹皮加車前子數劑。而二便通利。胎亦全安。

小便不通門

吳宅寵人。胎壓膀胱。胞系了戾。小便不通。丹溪症其脈兩手似瀦。重取則弦。曰。此得之憂患所致。夫瀦為血少氣多。弦則為結有飲。蓋血少則胞弱而不能自舉。有飲則氣溢而不能承載。故胎元下墜。而膀胱失職也。遂以四物湯加參朮半夏陳皮生草生薑。空心煎飲。以指探喉中。吐出藥汁。少頃氣定。又與一貼。次日亦然。如是八貼。而胎自還復。小便通利如常。

一婦人四十一歲。懷孕九個月。轉胞。小便不出。已三日矣。下急脚腫。不堪存活。來告急於余。往視之。見其

形瘁脉之右濡而左稍和。此飽食而氣傷胎。系弱不能自舉。而下墜。壓着膀胱。偏在一邊。氣為所閉。故水竅不利。小便不通也。遂以人參歸身白芍白朮半夏炙草生薑煎濃汁。與四貼。任其咳嗽。至次朝。又與四貼。藥渣併作一貼。煎令頓服之。探喉令其吐出。皆黑水。小便立通。後就此方加大腹絨枳殼蔥青砂仁與二十貼。以防產後之虛。果得就壽平安。產後亦健。

一婦人妊娠七八個月。患小便不通。諸醫不能利。轉加急脹。診其脉細弱。意其血氣虛弱。不能承載其胎。胎重墜下。壓住膀胱。下口。因此溺不得出。用補藥升扶。則胎起而小便自下。若藥力未至。愈加急滿。當令老練穩婆。用香油塗手。自產門入內。托起其胎。則溺出如注。而脹急無不自解。一面卻以人參黃耆升麻大劑煎服。如或稍有急滿。仍當手托取溺。如此三七日後。則元氣漸完。而胎氣漸舉。小便無不如此常。

一司徒李杏岡仲子室。孕五個月。小便不利。諸藥不應。余診六脉細數。曰。非八味丸不能效。不信。仍用分利之藥。遂肚腹腫脹。喘急不卧。以致不救。

儒者王文遠室重身。患小便不通。小腹腫脹。喘急不能安卧者。已三日。幾至於危。六脉細數。重按無神。用八味丸一服。小便滴瀝。再以前丸加車前子一劑。即利。肚腹頓寬。而產順全安矣。

一婦人妊娠飲食如故。煩熱而倚息不得卧。此名轉胞。不得溺。以胞系了戾。致此。但當利小便則愈。腎氣丸去丹皮牛膝主之。
腎氣丸即八味丸
加車前子淮牛膝

淋瀝門

一婦人妊娠六七個月。溺出瀉痛。淋瀝不絕。脉帶沉數。此濕熱積於膀胱。氣不施化。而溺竅不利也。先投五淋散。服三劑。而瀉痛稍減。又以導赤散加麥冬山梔黃芩知母數服。而小便清利。後用加味黑逍遙散。

去丹皮加麥冬知母調理一月而精神倍加。

一孕婦患淋血赤瀉痛脉數沉瀉。此熱結水府傷血室而阻塞溺竅也。先投加味木通湯利其溺竅而瀉痛減。又以知柏地黃湯去丹皮加山梔麥冬數服而血自止。後以八珍湯加麥冬知柏調理一月而全安。

遺溺門

一娠婦遺溺內熱煩燥肝脉洪數按之瀉弱。或兩太陽疼或兩脇肋脹余以為血虛肝火不能攝水而自遺也。投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加醋炒龍胆草。又以六味丸料去丹皮加麥冬五味尋愈。後因恚怒或寒熱或身熱不惡寒前症仍作。更以味道散八珍湯兼清肝火養肝血更迭調治而安。

一婦孕房室不慎忽然小便遺出不禁脉數虛軟。此腎虛膀胱之氣不能收攝而遺溺也。投以六味丸料去丹皮澤瀉合生脉散加金櫻子覆盆子數服而安。

溺血門

一婦妊娠因怒溺血煩熱食少胸乳間作脹脉弦洪瀉。此血虛挾肝火而血動也。投加味道遙散去丹皮六味地黃丸去丹皮澤瀉兼服漸愈。又用八珍湯加柴梔麥冬知母而全安。

一孕婦素嗜膏粱性耽醪酒積熱陽明有傷血室而溺血不止也。脉數洪瀉先投清胃散去丹皮加白芍知母三劑而血減。又以生地黃丸數劑而全瘳。後以加味黑道遙散去丹皮加麥冬知母而臨蓐平安。產後亦健。

眼目門

一婦將臨月忽然兩目失明不見燈火頭痛眩暈項腮腫滿不能轉頸。諸治不瘳反加危困。偶得清風散服之病減七分獲安。分娩其眼吊起一邊人物不能辨識。乃以四物湯加荆芥防風兼投眼科天門冬

飲子。二方間服。日漸精明。須忌酒麵煎炙雞羊鵝鴨豆腐辛辣熱物。并禁房室過勞。此症因懷孕之後。多用爐火。衣着太煖。致伏熱在內。而生病也。

臟燥悲傷門

一婦人妊。忽然無故悲泣不止。或謂之有祟。祈禳請禱備至。終不應。予憶金匱有云。婦人臟燥。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附。宜甘麥飲。令煎急服而安。

一婦人妊。無故悲傷欲哭。與甘麥大棗飲二劑而愈。後復患。又用前湯。佐以四君子湯。加山梔而安。

一娠婦悲哀煩躁。其夫詢之。曰。我無故。但自欲哭耳。脉虛數微瀯。此氣血兩虛。虛陽內鬱。而神志不伸。故欲哭。宜淡竹茹湯為主。佐以八珍湯而安。

妊娠下胎門

大中丞許慎微公。向令金壇時。夫人胎漏。醫治不止。公欲因其勢遂令下之。議於余。余令服佛手散。以為可安。即安。不可安。即下。順其自然而矣。既服。公憂疑不決。女科醫者。檢方以進。用牛膝一兩。乃令酒煎服。公遂信而服之。胎果下。余時有從母之戚。未及知此。知而馳至。則聞盈庭皆桂麝氣。蓋因胞衣不下。女醫又進香桂散矣。血遂暴下。如大澗決。不可復止。急煎獨參湯。奉成而卒。公哀傷痛恨。無已。記之以為世戒。

防胎自墜

一賈氏婦人。懷娠至三個月左右。其胎必墜。丹溪診其脉。左手大而無力。重取則瀯。知其血少不能養胎也。以其妙年。只補中氣。使血自滋榮。時當初夏。教以濃煎白朮湯。下黃芩末一錢。服四十貼。遂得保全。而生一子。

一婦年三十餘。或二三月。或三四月。其胎必墮。察其性情多怒。色黑氣實。脉象沉數。此相火太盛。不能生氣育胎。反食氣傷精。故也因令住經第二個月。即前黃芩白朮當歸甘草服至三個月盡。果得胎成而生一子。

一婦住經三月。後尺脉或軟瀟。或微弱。知是子宮真氣不全。故陽不施而陰不化。精血雖凝。終難成胎。至產血塊。或產血胞。令服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紫石英。五六十劑。而果生一子。

一婦腹漸大如懷子狀。至十月。求易產藥。察其神困脉弱。決非好胎。難與之藥。不數日。果生白虫半桶。蓋由此婦元氣太虛。精血雖凝。不能成胎。而為腐穢。纏積之久。反從濕化為熱。濕熱生虫。而似懷孕也。其婦不及一月而死。

一婦形長瘦。色黃白。性燥急。年三十餘。常患墮胎病。已七八見矣。汪診其脉。皆柔軟無力。兩尺雖浮。不任尋按。曰。此胎墮太多。氣血耗甚。胎無滋養。故頻墮耳。譬之水涸而木枯。土削而木倒也。况三五個月。正少陽火動之時。加以性躁而急。發動炎威。故胎多墮於此際也。宜大補陰煎。加黃柏黃芩煎服。仍以此藥研末。蜜丸服半年。則胎固而連生二子。

一孕婦病醫言胎防其墮。錢仲陽診之。脉偏弱。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候。其用當偏補之。何必墮已而母子皆全。

一婦有胎。四月墮下。愈旬腹腫氣喘。發熱面赤舌青。口鼻俱瘡。陳斗崑診之。脉洪盛。曰。胎未墮。面赤口鼻瘡。心火盛而液乾也。舌青氣喘熱。肝亦枯而胎死矣。内外人皆曰。胎墮已久。復診色脉如前。以蛇蛻煎湯下平胃散三錢。加芒硝歸尾一倍。服之須臾。腹鳴如雷。陣痛引腰痛甚。則復下一死胎。病亦尋愈。

一婦年近四十。稟氣素弱。自去其胎。五月內漸漸腹脹如臍。至心前吐不能食。用補不效。程仁甫診之。六

脉微弱。但只叫脹死。此乃損傷脾氣而脹甚。然急則治標。以桃仁承氣加枳實厚朴。倍硝黃煎服四分。中吐其一次。早仍脹急不通。又服琥珀丸三錢。至申時大便通而脹減。但倦怠無力。發熱口淡。再用參耆歸芍查木陳皮八劑而漸安。

一汪錫妻三十五歲。厥產。誤服打胎藥。下血如崩。旬餘。腹痛一陣即行。或時臭血。諸藥不效。江應宿診。六脉數而微絀。乃厥陰之火泛逆。迫血上下妄行。投以四物湯。換生地加阿膠石脂粉炒。及炒黑山梔炒黑蒲黃。一劑而減。四劑而全瘳矣。

墮胎門

一婦妊娠五個月。自服煎紅丸。胎即墮。腹中脹痛。服破血藥益甚。手按之愈痛。脉數軟濡。薛曰。此峻藥重傷脾胃。不能運化濁血而然。非有實滯也。投以八珍湯加枳殼木香半夏乳沒。二劑而痛止。脹減。數劑而全愈矣。

史仲子室年甫二十。因疫墮胎。因效服清肺解表。反加喘急不寐。請薛診之。脉軟數而濡。曰。此脾土太虛。不能生肺金。而濕伏不化。藥重傷之。故喘。與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五味炮姜。四劑漸減。又與八珍湯加五味子。及十全大補湯而全安。

胎不長門

一婦妊娠六個月。體倦怠面黃。晡熱而胎不長。因稍勞欲墜。脉軟虛數。此氣血虛而不能固護其胎也。投八珍湯倍加參朮。二十餘劑。使脾胃健旺。則血氣日足。胎得所養而無不長矣。

一娠婦因怒脇痛。寒熱嘔吐。胎至八個月而不長。脉數弦軟而滑。此肝脾鬱結。邪遏不解。血氣不能榮運。養胎也。投以六君子湯加柴胡紫蘇山梔枳殼桔梗。而諸證悉愈。胎亦漸長矣。

欲產非期門

一婦妊娠甫經七個月。似時欲生產。而胎未下。余診脉數虛。瀘此血虛熱迫。胎不能安也。法當涼血安胎。投知柏四物湯。加人參甘草三十餘劑。而胎漸安。後以八珍湯加知母山梔。又三十餘劑。則胎孕足月。而產亦順矣。

一婦妊娠十個月有餘。夫疑其胎有異。請余診之。脉微數不滑。此血液虛而氣滯也。法當補血行氣。投四物湯。去白芍加香附木香砂仁枳殼。而胎微動。產尊順利也。

一婦妊娠八個月。胎欲墜似產。臥久不能安。日晡益甚。此血氣虛竭。不能固護其胎。脉弱無神。先投補中益氣湯。加白芍以挽其下趨之勢。數劑則胎漸安。遂以八珍湯加續斷杜仲。三餘劑。則胎孕足月。而產亦順利矣。

鬼胎門

一婦年三十餘。斷經八九個月。肚腹日漸脹大。面色或青黃。服胎症藥不應。余診之。脉瀘面青。往來寒熱。病在肝胆。面黃腹大。困倦拒食。病在脾胃。此非正胎。乃鬱結傷肝脾。而胆胃氣化不清。鬼祟得以乘之。名曰鬼胎。余以歸脾逍遙二湯合煎。下斬鬼丹三錢。下汚血濁水甚多。內有一胞。胞內血塊。酷肖鬼臉。故筆之以誌異云。

難產門

萬州王美人。懷子而不乳。召淳于意診之。脉滑疾不弱。投以養蕩藥一服。酒下之。胎立產。復症脉躁疾。此病氣有餘。非虛也。即飲以硝石一劑。遂下血如豆版而愈。

一婦難產七日不下。且飲食甚少。伯仁診之。脉雖和平。尋按溢瀘。令以涼粥一盂。搗楓葉煎服。調味之。旋

即產。或詰其故曰：此婦飲食甚少，未有穀氣不充，而津液獨旺者。且楓葉先生先落，後生後落，故作湯以引之也。

一婦產七日而子不下。百治不效。龐安常診之，脈滑疾，令其家人以熱湯溫其腰腹，令著衣手臥為之拊摩胸腹上下。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生下一男。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龐曰：兒已出胞，但一手誤執母腸不能脫，非藥所能治。吾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痛即縮手，所以遂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神乎其神矣。

一婦難產三日不下。服破血行經之藥，俱罔效。吳診之，脈沉便秘，為製一方。車前子為君，冬葵子為臣，白芷枳殼為佐，已服藥，午即產。眾醫異之。吳曰：毛詩採芣苢之義，以防產難是也。

一府判女產不利已歛。劉取紅花濃煎，令扶女子登上，以綿帛蘸湯，盆之，連連澆帛上，以器盛湯，又煖又淋，久而甦醒，遂生一男。蓋遇嚴冬血冷，凝滯不行，血煖即產，見亦神矣。

一醫宿客店，值店婦產數日不下，下體已冷，無藥甚寃。脈遲緊，令以椒桂姜茱煎濃湯，可下手，則和臍腹，產門處皆淋洗之，使氣煖，血行遂產。

交骨門

地官李孟卿娶三十五歲女為繼室，慮其難產，索加味芎歸湯備用。至期果產門不開，只服一劑，頓然分娩。

上舍費懷德之室，產門不開，兩日未生。服加味芎歸湯，隨藥勢而即產矣。

一婦人分娩素易，至四十歲時，妊娠臨產，下血甚多，產門乾澇不開。投以加味芎歸湯，加冬葵子三錢，白蜜一杯，一劑未下，又以無憂散勸餘煎汁時飲之，以助其津血，而產即順矣。

死胎門

一穩婆之女。勤苦負重。妊娠之後。但覺腹中陰冷重墜。口中氣出甚穢。余意其胎之必死。診其脉不脫。視其舌青黑。此子死母活之症。與朴硝半兩許服之。隨下污水腐胎而漸安。更勿用他藥矣。

一婦胎死腹中。服朴硝而下穢水。神疲體疲。氣息奄奄。脉亦軟甚。用四君子湯為主。佐以四物湯加姜桂。而死胎即下。更以八珍湯加姜桂。調補其婦。日漸安康矣。

產後門

一家人婦胞衣不下。胸腹脹痛。手不可近。脉滯沉瀯。此瘀血入胞。胞滿為患。用溫酒下失笑散一劑。惡露胞衣並下而安。

一產婦胞衣不下。腹無痛脹。手接之滿腹和軟。脉亦軟弱微瀯。此氣虛不能推送其胞也。用保生無憂散一劑而下。惡露亦下而安。

一婦產後面赤口乾。五心煩熱。其血敗瘀入胞。故胞衣不下。脉數滯瀯。思但去其敗血。則胞衣自下。遂用黑豆炒透二合。并燒紅鉄秤錘一枚。同豆淬酒。沖熱童便一杯。調下益母丹二丸。胞衣從血而出。諸症悉平。

血暈門

一家人婦產後。小腹作痛。忽牙關緊急。不省人事。脉滯沉瀯。此瘀血沖心。灌以失笑散。良久而甦。又用四物湯換赤芍。加琥珀炮姜而愈。

一婦因產飲酒。惡露甚多。忽患血暈。口出酒氣。脉數浮瀯。此血得酒熱而妄行。致血虛而心神失養。故亦發暈焉。以四物湯加葛花一劑。汗微出而瘥。

一新昌徐氏婦。病產後暴死。但胸前微熱。奉化陸巖診之。脈象沉瀯。曰：此血不行而悶絕也。於理尚可救。治以紅花數十觔。大鍋煮之。候湯沸。以長桶盛之。將病者寢其上。湯氣微復熱之。有頃。婦人指動。半日遂甦。

惡露門

一婦產後惡露不通。服峻厲之藥。惡露雖下。久而昏憤。以手護其腹。薛診之。脈細而瀯。曰：此心脾素虛。反傷血氣。而肌膚痠痛也。以人參理中湯。加當歸肉桂。數劑而安。

一婦產後月餘。惡露不絕。面黃食少。體倦神疲。薛診之。脈大而瀯。曰：此因勞得之。脾氣太虛。不能攝血歸經也。遂以補中益氣歸脾二湯。俱加白芍炮姜。數劑而血止。再加地黃服一月。而諸全安矣。

血崩門

一產婦血崩。小腹痛脹。服破氣行血之劑。其崩如泉湧。四肢不收。惡寒嘔吐。大便泄瀉。勢頻於危。脈瀯弦細。此脾胃虛寒。不能攝血歸原也。余投六君湯。加黑附炮姜白芍熟地。四劑稍減。又以十全大補湯。黑附易肉桂。加炮姜三十餘劑。而諸症悉痊矣。

一產婦因怒血崩。其血如潮湧。至神氣昏沉。手足抽搐。脈數弦浮。按之不振。此肝經血耗。生風而不能藏血歸經也。余以六味地黃丸一劑。諸症稍減。但食少晡熱。又以四君湯。加柴胡歸芍丹皮熟地。數劑而病悉全愈。

心痛門

一婦產後心痛。昏憤。口噤。冷汗不止。手足厥逆。六脈弦細。勢甚危急。余以六君子湯。加附子炮姜。以回其陽。頓甦。又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附子。補其血氣而全安。

一婦產後心痛。手不可近腹。脉大滯滯。此瘀血蘊蓄。余投失笑散。下血而愈。次日復作。又用前藥而安。
一婦產後心痛。用大黃等藥。其血雖下。復患頭痛。而發熱惡寒。次日昏憤。自以兩手堅護其腹。不得診脉。視其面色青白。薛以為脾氣虛寒而作痛也。用六君子湯加姜桂而痛止。又用八珍湯加姜桂而全安。

腹痛門

一婦產後腹痛發熱。氣口脉大。薛以為飲食傷脾。不信。乃破血補虛。反加寒熱頭痛。嘔吐涎沫。又用降火化痰理氣等藥。遂至四肢厥逆。泄瀉下墜。始悔悟。問余曰。何也。余曰。此脾胃虛寒之變症也。法當溫補其中。遂用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木香四劑。而諸證悉退。再進補中益氣湯加姜桂數劑。而元氣遂復。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甘。以懷抱久鬱。并患蘭唇。寐而盜汗如雨。竟夜不敢寐。神思消燦殆甚。薛診脉數洪。瀦重按無神。曰。此氣血虛而濕熱淫溢也。投當歸六黃湯。連柏黃芩皆炒黑。一劑而盜汗止。再劑而痛痢瘳。乃以歸脾二珍二湯兼服。元氣得復而全安矣。

一婦產後腹大痛。覺臍下有塊。脉瀦軟數。此血虛挾寒滯而成。故痛減則塊亦減。小痛定時。則塊亦平復無痕。百治不效。一人教以羊肉四兩。熟地二兩。生姜二兩。酒煎服汁十三次。塊與痛全消。盡釋而安。

一婦產後小腹作痛。服行氣破血之藥不效。其脉洪數。此瘀血內潰為膿也。以瓜子仁湯二劑痛止。更加以太乙膏下膿而全愈。

一婦產後小腹痛。小便不利。用薏苡仁湯二劑痛止。更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下瘀血而愈。大抵此症皆因營衛不調。蕪瘀血停滯。其脉洪數。已有膿。脉但數。微有膿。脉若遲緊。乃仍瘀血。可下之而愈。
一婦產後小腹作痛。有塊。脉氣而瀦。此血虛挾瘀。以四物湯加桃仁紅花。延胡牛膝木香。治之而安。

一婦產後小腹痛甚。牙關緊急。神昏厥冷。脉緊濇大。此瘀血夾冷凝結。而心失所榮。神明失指也。投以失笑散。加姜桂煎湯一服而甦。二劑而痛全定。厥亦回。再以四物湯加炮姜肉桂白朮陳皮。調理半月而康復如常。

一婦產後小腹痛。脉數滯滑。此瘀血停滯。勢欲成癰。瓜子仁湯下之而安。

一婦產後惡露下來。比常較多。醫以溢藥止之。遂腹痛牽引小腹難忍。脉滯沉濇。此血氣凝滯而不調也。投以失笑散。用木香枳殼煎湯三服而安。

一婦產後腹中病痛。牽引小腹。兼寒熱不止。脉虛濇弦浮。此惡露已盡。衝任受寒。而營衛不調也。投當歸建中湯四劑。而寒熱減。腹痛退。小腹和。又以八珍湯加姜棗。調治半月而霍然矣。

脇痛門

一產婦因怒傷肝。兩脇痛脹。吐血甚多。或惡寒發熱。診脉軟虛弦。薛以為血氣兩虛。恚怒氣逆。用八珍湯加柴胡丹皮炮姜而血類止。痛脹亦減。又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而寒熱亦解。調理半月而康健如常。

腰痛門

一婦產後腰痛。牽引腹脹。善噁。諸為皆嘔。脉濇弦濡。薛以為脾虛血弱。胃氣不化。而濁陰窒塞。腎家受制。使然也。用白朮三觔。久製醇熟焙脆為末。每劑一兩。米飲調下。四劑痛減。四十餘劑而霍然矣。

頭痛門

一產婦患頭痛。日用補中益氣湯。不效。已三年矣。稍勞則惡寒內熱。脉軟而濇。薛以為陽虛不能布護。仍用前方加熟附子二錢。三十劑而痛不再發。

一婦產後頭痛。面青口苦。已二年矣。日服四物等藥無效。薛診之。脉數虛弦微濇。曰。此腎水不足。不能滋

養肝木而血虛生風也。用六味丸加柴胡歸芍五味子。兩月餘而二年之患已全瘥矣。

一郭茂恂嫂金華居。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頭痛已。又心痛。作既而又目睛痛。如割如刺。更作更止。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甚。欲取大石壓。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臂。血流滿掌。痛定。自腹痛。又以兩手自剋取之。如是十日不已。眾醫無計。脉緩不虛。此無他。乃積聚轉攻。經氣窒塞。所以更迭作痛。余用殺虫藥。先進黑龍丹半粒。疾少間。中夜再進。乃瞑目寐如平時。至清晨下一行。約三升許。如蝗虫子。三疾減半。已刻又行。如廁畢而頓愈矣。

遍身疼痛門

一婦產後身腹作痛。發熱不食。燥煩不寐。盜汗脇痛。服解散祛血之藥。不時昏憤。六脉洪大。重按如無。此元氣大虛。邪氣陷伏。投補中益氣湯。加炮姜半夏。病勢頓退。二三又劑。寢食甘美。但背強而痛。此邪雖外解。血氣併虛。又用八珍湯十全大補湯。調理半月。而康復如常。

一產婦遍身頭項作痛。惡寒拘急。脉緊浮數。此風寒傷營之證。用五積散一劑。汗出遍身而愈。但倦怠發熱。此外邪去而真氣內虛。用八珍湯調理而安。

一婦六月生產。產後多汗。倦怠不敢袒被。故汗漬被褥。冷則浸漬。得風濕疼痛。脉細弦浮。遂以羌活續斷湯數服而愈。

脚氣門

一婦產後兩足疼痛。直至腿膝。脉細緊弦。此風濕襲經。而邪搏於下也。投獨活寄生湯。加肉桂一劑。而汗出病愈。後因勞復作。脉數軟弱。此血氣太虛。脾陽不能統運。故汗出如水。吐痰如湧也。用十全大補湯。培養氣血。病勢漸減。惟飲食日少。肌肉日瘦。脉數沉細。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吐痰肌削。納化遲難。

也用八味丸歸脾湯一月而病始全愈肌肉亦漸生矣

傷寒門

一婦新產後惡露滯少寒熱不止飲食少進神志時昏脉軟細數此衝任兩虧寒邪傷之為血分傷寒投

三物建中湯合清魂散二劑而寒熱頓解改用八珍湯去川芎甘草加姜桂三劑而全安三物建中湯

桂清魂散

一婦產後寒熱泄瀉惡露不行小腹脹脉細數此中氣大虛寒邪傷之而不能化血也投理中湯合

三物建中湯去當歸加荆芥澤蘭三劑而寒熱退惡露行小腹脹減泄瀉漸稀又以理中湯加熟地肉

桂數劑則泄瀉定腹痛除調理半月而健旺如常

中風門

一婦產後患中風手足不便諸治不效反加腹痛雷鳴自汗泄瀉四肢逆冷脉細弦滑此脾土虛寒而不

能制濕以召風也投六君子湯加姜附各五錢未應以參附各一兩乾姜炮黑五錢白朮五錢三劑始

應又以十全大補湯加姜附三十餘劑而始安手足亦漸漸輕捷矣

一婦新產後血崩發熱右手足不便脉數微弦此血虛中風而不能統血歸經以榮筋也投大秦芫湯屏

去風燥諸藥如虎骨鹿角霜三劑而血定熱退惟手足偏右軟痿不能舉動轉移猶喜飲食漸進神

志漸寧脉更軟數改用十全大補湯去川芎甘草加炮姜黑附虎骨膠鹿角膠三十餘劑而輕便如常

此吳雲昌長媳 秦光用 荆芥及汁煮

瘦證門

一杜任治郝質子婦產四日忽患癡戴眼弓背反張任診脉弦以為發瘦與大豆紫湯獨活湯而愈

堅志一內室。方分娩猶在蓐中。忽發癩。頭足反接。相去幾二三尺餘。家人驚駭。以數婢強拗之。不直。適有獨活一味。急煎飲之。召醫未至。連飲三次。遂能直。及醫至。乃即愈矣。

癩癧門

一產婦因太勞。兩臂不能屈。服蘇合香丸。肢體痿軟。汗出如水。余以為前藥辛香。耗散真氣。腠理虛而津液妄泄也。脈虛軟。先用十全大補湯。加五味子。補真腠。收斂真氣。汗頓止。又以四君子湯。調補元氣。更用逍遙散。大補湯。調理一月而康。

一產婦先胸乳痛脹。後因大怒。遂口噤吐痰。臂不能伸。小便遺出。診之。左三部脈弦。余以為肝經血虛。風火相煽。而不能榮經絡也。先用逍遙散治之。則臂能屈伸。又以補肝散六味丸數劑。而諸症悉平。

一婦人發癩。遺尿自汗。面赤或青。飲食如故。肝脈弦緊。余曰。肝經血燥生風。而發癩也。以肝主小便。其色青。肝火炎則赤。筋絡失養則癩也。法當滋陰血。清肝火。遂用加味逍遙散。不數劑。而諸症悉退。又以八珍湯加丹皮山梔。調理一月而全安。

一婦人產後血風。患癩癧。脈濡浮弦。此血分受風。而筋脈失養也。遂以小續命湯加減。數劑而安。

一婦產後筋攣臂軟。肌肉臃動。脈軟虛數。此氣血大虛。虛風內煽。而筋失所養也。用十全大補湯藥。三十餘劑而安。

一婦產後手麻。服愈風丹。遍身皆麻。神思倦怠。脈息弱濡。此陽氣虛而不能統運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炮姜數劑。而麻漸退。虛漸回。改逍遙散。加姜汁。又數劑而全安。

不語門

一婦產後不語。脈數弦浮軟濡。此氣虧血滯。挾風邪而心氣閉塞。神機不能鼓舞也。用七珍散。一服而能言。三服如舊。後因勞而不語。內熱晡熱。肢體倦怠。飲食不進。脈軟微數。此心脾大虛。挾熱而神機不能開發也。用加味歸脾湯為主。佐以七珍散而愈。後復因怒不語。口噤發搐。腰背反張。或小便見血。或面赤。或青或黃。脈數弦浮。重按綿軟。余以為心血太虛而不能化氣。致見心肝脾三經之色。用八珍湯加鈎藤扶神。速志四劑而漸漸能言。又用加味歸脾湯百餘劑而病不再發矣。

讖語妄言門

一婦產後形體痿甚。時發讖語妄言。脈數虛濡。此心氣虛而血不榮心也。用柏子仁散稍減。又用加味歸脾湯而愈。又因暴怒脇痛狂言。小便下血。脈軟弦數。此肝血虛而肝火旺。肝熱則多言也。用加味道遙散以清肝火。養肝血而瘥。又以加味歸脾湯三十餘劑全安。

顛狂門

一婦產後時顛時狂。或言或笑。或怒或哭。脈數弦洪。此心氣虛而心火為之升降也。先以茯神湯尚補其心。顛狂之勢日以漸減。又用八珍湯加遠志棗仁三十餘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亦患前症。用安神化痰等藥。病益甚。反加神思困倦。飲食不進。余診之。脈軟微濡。此心脾血氣大虛而挾鬱也。遂以參朮芎歸扶神棗仁速志大劑與服。計四劑餘而漸安。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全愈。

乍見鬼神門

一婦產後別無他病。時若與人對語。或驚叱。或悲愁。家人勸慰。乃大聲曰。鬼神滿室。咸隊成群。曷不與我敬送之。醫用調經散。愈而復作。仍用前藥益甚。反朝寒暮熱。痰涎上湧。脈軟急疾。重按無神。余曰。此血

驚悸門
氣大虛。心失所養。而神不守舍也。故乍有所見。名之曰乍見鬼神。朝用八珍湯。加棗仁。遠志。夕用加味歸脾湯。加棗仁。柏仁。各五十餘劑。而寒熱頓解。痰涎亦化。病不再發。

一婦產後患驚悸。惕惕然驚。忪忪然悸。日夜摩膏。醫用琥珀地黃丸。局方妙香散。隨效。後因勞復作。仍以前二方服之。其症益甚。反發熱惡寒。診六脈洪大。按之無神。此血氣大虛。胆失所依也。用十全大補湯。加味歸脾二湯。各百餘劑而安。

恍惚門

一婦產後心神恍惚。盜汗自汗。發熱晡熱。面色黃白。四肢畏寒。脈軟微數。此血氣大虛。神失所依。而心脾之陽不能上奉。而外擊榮內也。用八珍湯。不應。更以十全大補。加味歸脾二湯。俱加棗仁五味。服五十餘劑。方始克應。後因勞怒發厥昏憤。左目牽緊。兩唇抽動。小便自遺。脈軟急疾。以為肝火熾盛。生風而撩擾神明。失其主宰。而昏厥也。仍以十全大補湯。加鈎藤。山柰。數服而病愈。再用十全大補湯。加辰砂。遠志丸服而病不復發。

虛煩門

一婦產後心胸煩滿。氣短不甯。脈數弦濇。此心氣鬱而虛熱乘心也。與竹葉湯三劑稍甯。又以竹茹湯去黃芩。加歸身四劑。再用加味逍遙散。及加味八珍湯。各數服而全安。

一婦素稟薄弱。新產後去血過多。心煩不甯。余診之。脈濡數細濇。此血氣兩虛。心神失養而虛煩也。先以人參當歸湯。數劑稍甯。又以逍遙歸脾二湯。調治數月全安。

發渴門

一婦產後發渴朝寒暮熱肚腹作痛以手按之不痛脈軟微數余以為氣血俱虛津液不能上奉也當以八珍之類治之彼不信余言反行逐血更加發熱煩燥脈更軟數余用當歸補血湯熱燥漸止更以八珍湯加麥冬五味補其血氣滋其津液而腹痛止渴亦頓解矣

一婦產後惡露不行上渴下瀉無少寤時脈軟弦浮此脾胃虛而津液不能上奉也與芎味白朮散二劑泄瀉頓止又用八珍湯加糯粉炒麥冬五味子三十餘劑而渴亦全解

一婦產後略聞聲響其汗如雨頃刻昏憤諸藥到口即嘔脈軟沉細余以為脾土虛寒火不能生而衛氣不密也用參附末五味子濃汁細丸乾嚙嚙汁仍以參附朮木熟地歸身五味數十劑而汗定身康矣
一婦產後盜汗不止神思困倦口乾引飲脈數虛瀼余以為血虛有熱遂令以當歸補血湯代茶又以當歸六黃湯芩連柏炒黑倍加人參五味子煎服四劑盜汗不復作渴亦頓解而身康矣

發熱門

一大尹俞君之內產後惡露已去發熱晡熱便血吐血小便頻數而無盜汗潮熱時痛脹不止肚腹痞悶余以為諸藏虛損治當固本彼自恃如醫反用降火之劑更加瀉痢腸鳴嘔吐不食腹痛足冷始信余言診其脈或浮洪或沉細或如無其面或青黃或赤白此虛寒在內而外乃假熱時值仲夏當舍時從證先以六君子湯加炮姜肉桂數劑痛脹俱退痢亦遂瘳更以十全大補湯加炮姜大棗三十餘劑而熱亦不復發矣

一儒者楊敬之內產後發熱瀉痢更兼吐痰或用溫補化痰不應面色黧黑兩尺浮大按之微細曰此命門火虛不能生脾土而虛陽外浮濕不受制也以八味丸補土之母而痰痢皆除熱亦不再發矣

一婦新產甫經三日惡露雖通血氣未定其朝早起感冒遂身熱目暗如中風狀脈數弦瀼即以清魂散

加肉桂當歸一劑而得微汗。三劑而身熱全瘳。目亦不復暗矣。

滑伯仁治一婦。產後惡露不行。頭疼寒熱。臍腹悶痛。眾皆以為感冒寒熱。姜附溫之。益大熱。遂手足搖擗。語讖目窳。宛如中風狀。滑診其脈沉弦洪數。面赤唇焦。口中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烙。燥無津液。胸腹不勝。手按蓋以燥刺搏血。血熱生風。而血蓄為痛也。此熱入血室。血結生風之候。先以清熱降火涼血治風之藥。兩服頗爽。繼進琥珀牛黃等。稍解人事。後以張從政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劑。惡露大下如初。時產已十餘日矣。於是諸證悉平。

一婦經感暑月中產三日。惡露不行。遂發熱狂言。叫呼奔走。掣捉不住。脈大而疾。比敗血冲心。心氣不降。而神明失指也。以乾荷葉生地黃牡丹皮煎湯。調下生蒲黃三錢。一服即定。惡露旋下而安。

一婦產後身熱汗多。時發昏眩。暈口渴。渴。或時頭痛惡心。醫用四物涼血病不減。用小柴胡湯病益甚。汪石山診之。脈浮搏指。汪曰。產後而得是脈。又且汗多。而脈不為汗衰。法在不治。所幸者。不喘不泄耳。其脈如是。蓋為涼血藥所搏激也。遂以人參三錢。當歸身二錢。炙草白木冬各錢半。黃耆三錢。炮姜一錢。煎服五劑。則脈斂汗收。熱退而病漸安矣。

王僉憲室人產後。因沐浴遂發熱。嘔惡渴飲冷水。讖言妄語若狂。蓋其體氣濃厚。素不受補。醫用清涼之劑。則熱躁轉增。汪診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氣血暴虛。孤陽外越。內真陽而外假熱也。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姜一錢。一劑而熱減大半。病人自以素不受參。不宜再服。過一日。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姜三四劑。而熱退身涼。脈亦靜。而病不再發矣。

寒熱門

一婦產後惡露已行。惡寒發熱不休。脈象軟數。重按無神。此營衛大虛。不能布護也。用十全大補湯加炮

姜數劑而愈。惟飲食不甘。肢體倦怠。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而漸安。後又飲食後犯怒氣。遂復惡寒發熱。反抽搦咬牙。難於候脈。視其面色青中帶黃。欲令按腹。以手護之。此必肝木侮脾土。飲食停滯。而清陽失敷。百脈皆無。當氣以滋榮也。六君子湯。加木香。鈞藤一劑。而減四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惡露已行。發熱不止。脈數虛軟。此血氣虛而陽欲外止也。余欲用八珍湯。加炮姜治之。其家自恃知醫。以為風寒未解。欲用小柴胡湯。余曰。寒熱不齊。乃氣血虛乏。不能外衛之象。不信。仍服一劑。汗出不止。讒語不絕。煩熱作渴。肢體抽搦。始信余治。乃改用十全大補湯。加炮姜。不應。脈洪大。重按全無。此因虛極生寒。乃內真寒而外假熱也。仍以前方加附子四劑。稍緩。二十餘劑全安。

吳菱山治一婦人。產後去血過多。食後着性。頭疼身痛。寒熱如瘧。左手弦大。微有寒邪。右手弦滑不勻。乃飲食挾痰火也。二者皆因虛而得。宜養正祛邪。遂以茯苓補心湯。去地黃。加羌活。青皮。葱。棗。三服。汗出身涼。其患漸瘥。然後以八物湯。調理半月後始全愈。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瘀血入絡。又感寒邪。身疼寒熱如瘧。脈浮緊細。弦瀋。與生科五積散五帖。惡露下而寒熱諸證悉痊。

一婦產後惡露未盡。因早離床。沐浴寒濕之氣。客於經絡。乍寒乍熱不已。脈緊細軟瀋。此寒鬱其經。不能運行血氣。而托出外邪也。令與生科五積散三劑。惡露下而寒熱亦解。

一少婦初產。甫經四日。冷物傷於脾胃。但覺身中不快。心腹滿悶。或嘔逆食少。或腹脇刺痛。晨惡寒。晚發熱。深夜則恍惚讒語。當晝則抽搐類風。變異多端。諸醫莫測。或作虛風。或云血熱。用溫熱行血而獲效。以寒涼退熱。而病增。如此半月。卒無定見。汪石山診其脈弦而緊。遂令按小腹急痛。知瘀血未盡也。思此症惡露原通。未必血瘀腹中。但因寒涼所傷。血瘀停滯下焦。日久遏抑。溢於經絡。所以變生諸症。須

得大調經散倍入琥珀。化諸惡血成水。其患方愈。遂合前藥服之。五日後行惡水斗許。臭不可近。患人覺倦。病勢漸減。然後以人參養營湯數十劑。月餘如初。

瘧疾門

一婦產後患瘧。發熱作渴。胸膈脹滿。遍身作痛。三日不食。噯酸。噯氣。脉弦滯。滯此飲食所傷。脾胃不能消化也。用六君湯加神麴山查四劑。而不作。酸脉之滯。滯已覺流利。乃去神麴山查。又數劑。而飲食漸進。其大便不通。至三十五日。計飲食七十餘碗。腹始悶。令用猪胆汁導而通之。其真且不甚燥。瘧乃愈。

一婦產後患瘧。久不愈。苦楚萬狀。百疾蜂起。或頭痛。或腰痛。或身疼。或嘔惡。其脉或洪大。或微細。或弦緊。或沉伏。此寒熱交爭。而正氣不勝邪。不受制也。遂以六君湯加炮姜二十餘劑。脉證始定。又用參朮煎膏佐歸脾湯百餘劑。而始瘳。

一婦產後朝寒暮熱。或不時寒熱。久不愈。脉弦遲疾。不調。此正氣內虛。不能勝邪。而外却也。用六君子湯補中益氣湯。相間煎服。各三十餘劑。而始瘳。

尊勞門

汪石山治一婦人。產未滿月。因暴怒。血流如水。三日方止。隨又勞苦。四肢無力。日晡潮熱。睡中汗出口乾。五心如炙。諸醫皆用柴芩薄荷之類。其熱愈熾。其脉弦大無力。此尊勞也。以四物湯料一兩。入胡黃連。秦艽。青蒿各半錢。煎數服。熱退身涼。後以胡黃連八珍湯料。丸服而全愈。

痞悶門

一婦產後食角黍。煩渴痞悶腹痛。大便欲去。服消導之劑。不應。飲食日減。肌體日瘦。已半年矣。脉軟沉滯。薛以為食積久停。令用大酒麴炒為末。溫酒調二錢。俄頃腹鳴。良久仍下糞而愈。

一婦產後食魚肝腹痛患痢脉弦微瀯此魚為水中之味肝為魚肉之滓惟能助濕傷脾滑利腸胃所以諸藥不能克應令以陳皮白朮等分生研為末茉莉花濃汁調下三錢數服而痛痢全瘳

腹脹門

一婦產後患腹脹或以為瘀血用抵當湯敗血果下脹急益甚脉數軟瀯此脾氣虛而清陽下陷脉絡不能宣通而瘀血未盡也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俱加炮姜仍下瘀血而後安

一婦產後惡露瀯少遂致大腹脹悶嘔吐不定脉數濡弦瀯滯此氣虧不能化血而濕伏於中也與抵當湯三錢而血水大下腹脹頓退後以六君子湯數劑嘔吐不復再作矣

浮腫門

一婦產後飲食少思服消導之劑四肢浮腫飲食益不能進脉軟微瀯余以為中氣不足清陽陷而濁陰不化也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君子湯各數劑腫退食進而愈後因怒腹脹誤服沉香化氣丸吐瀉不止飲食不進而小便不利肚腹四肢復腫乃以金匱腎氣丸加減調治三十餘劑而諸症悉平

一婦產後泄瀉面目四肢浮腫喘促惡寒脉數浮軟余以為脾肺虛寒不能輸化濁陰而氣陷也先以六君湯加炮姜而泄瀉定後以補中益氣湯加炮姜五味則喘腫諸症悉平矣

一婦產後四肢浮腫寒熱往來氣喘咳嗽胸膈不利嘔吐酸水兩脇疼痛脉弦浮瀯此夾肝氣受邪邪逆而氣不得下降也遂用旋覆花湯微汗而解後用小調經散以澤蘭煎湯調下則喘腫諸症悉平矣

積聚門

一產婦腹中似有一塊或時作痛而轉動按之不動面色痿黃痛甚則皛白脉浮而瀯余以為肝氣虛而血弱不能營運也不信乃服破血行氣藥痛益甚轉動無常又認以為血蠶更用破血馳逐之藥痛攻

兩脇肚腹尤甚。蓋信為血鬱。確服下血等藥。去血過多。形氣愈虛。肢節間各結小核。隱於肉裡。以為蠶子畏藥而走散於外。余曰。肝藏血而養諸筋。此肝血復損。則筋失所養而筋攣也。蓋肢節胸項皆屬肝胆部分。當養其脾土補其肺金。以滋肝血。則筋自不攣。核自消散。而痛無不解。始任余用八珍湯。逍遙散歸脾湯。三方迭治。各數服。而核消痛漸安矣。

一婦產後兩物腫脹。小便滯滯。腹中有塊作痛。或上冲脇腹。或下攻小腹。發熱惡寒。肌肉消瘦。飲食無味。脉軟虛瀼。久而不愈。余以為肝脾虧損。不能營運血氣也。遂以逍遙散八珍湯歸脾湯。隨症勢。遂投各三十餘劑。而諸症悉平矣。

霍亂門

一婦產後停食霍亂。用藿香正氣散已愈。以後胸悶膨脹。飲食稍過。非嘔吐即泄瀉。脉數虛弱。余以為脾胃兩虛。土不制濕也。用六君子湯加木香益智治之。漸愈。後因飲食不調。更兼恚怒。又患霍亂。胸腹大痛。手足逆冷。用附子散。又用八味丸補脾土之母。而痛不復發。

一婦產後吐瀉作醜。面目浮腫。脉象弦虛。重取細瀼。此脾胃虛寒。而肝鬱乘脾也。遂以六君子湯加炮姜越鞠丸。而作酸退。又以補中益氣湯加半夏茯苓。而吐瀉止。脾胃康復如常矣。

嘔吐門

一婦產後朝吐痰。夜發熱。晝夜無寐。或用清痰降火。飲食日少。肌肉日瘦。余診脉數虛弦。曰。朝間吐痰。脾氣虛也。晝夜無寐。心脾血耗。而肝火內擾也。遂用六君子湯加味逍遙散。加味湯。加味歸脾湯。以次調理。而諸症悉痊。

呃逆門

一婦產後惡露不通。三日後水穀入口。即發呃。二三聲。醫用丁香柿蒂湯不應。反加昏憤。口中喃喃。呃發則撮口抬肩。危迫殆甚。薛氏診之。脈洪滿動。曰。此難產受驚。心氣不下。胃氣上逆。瘀血阻而升降失調也。其夫應之曰。然。三日不產。分娩後即便如此。遂以失笑散熱童便調下三錢。一劑而甦醒。再劑而呃減。三劑而呃定。惡露亦下而霍然也。

一婦產後惡露已行。身熱不解。偶飲涼茶一二口。即發呃不止。薛氏診脈急疾。重按緊滿不調。曰。此外有陽邪內傷冷飲。遂以清魂散厚入丁香肉桂各五分。一劑熱退。再劑而呃定。霍然。脈亦和緩矣。
欬嗽門

一婦產後一月有餘。小腹作痛。欬嗽食少。微覺潮熱。增寒。脈濡弦數。此衝任受寒。血滯而上干肺絡也。日久失治。乃勞怯之根。投以新製溫經飲。三劑而稍涼。調治半月而全瘳。新製溫經飲。肉桂。杏仁。丹參。黑荊芥。茯苓。斷續。

一婦產後欬嗽痰鳴。時有寒熱。脈數弦浮。此外感風寒。留戀肺絡也。投以旋覆花湯。三劑而欬嗽稍減。調治半月而全安。

喘急門

一婦產後喘急自汗。手足俱冷。常以兩手護其臍腹。脈細沉軟。此真火衰弱。虛陽欲脫也。投參附湯四劑而安。後加熟地黃。蒼白朮。當歸丸服而喘不復發。

浦江吳輝妻。孕八個月分娩。因二日後洗浴。即氣喘坐不得臥。五日後身熱惡風。得煖稍緩。兩關脈動尺寸皆虛。百藥不效。余以丹皮。桃仁。桂枝。茯苓。乾姜。枳實。厚朴。桑皮。蘇葉。五味。萸仁。三服得臥。其疾如失。蓋作汚血感寒治之也。

鼻衄門

一婦產後血逆上行鼻衄心躁舌黑口乾脉數沉瀯此惡露不下瘀血上升也遂以益母丸二圓童便化下鼻衄漸止惡露漸下而安。

一婦素稟多火產後已十三日惡露已行鼻衄不止脉數弦浮此去血過多陰不維陽而虛陽上迫動血而下溢也遂以四物湯沖熱童便一服頓止再服全安。

泄瀉門

一婦產後泄瀉發熱作渴吐痰甚多肌體消瘦飲食少思或胸膈痞滿或小腹重墜已年餘矣脉濡弦滑余以為脾胃虛弱不能制濕而關門不固也朝用二神丸夕用六君子湯各數劑而諸證全安。

一婦產後泄瀉嘔吐吞酸面目浮腫已數月矣脉虛浮弦此乃脾氣虛寒火不生土而不能制濕也先用六君子湯加炮姜附子佐以越鞠丸而吞酸愈腫嘔除又用補中益氣湯加附子茯苓而泄瀉止脾胃健飲食漸進而身體康復如常。

一產婦泄瀉年餘形體骨立潮熱晡熱自汗盜汗口舌糜爛日吐痰二三碗脉數洪大重按全無此命門火衰脾土虛寒而假熱發露也吐痰者乃脾土虛寒而不能運化津液也遂用八味丸補火生土又用補中益氣湯兼補肺金而脾胃健泄瀉止痰亦不吐矣。

汪石山治一婦產後滑泄瀉水粒米入口即瀉出片刻勿容如此半月餘衆皆危之或用五苓散平胃散益甚汪診之脉皆濡緩而弱曰此產中努力以傷其脾脾傷則胃亦不能納化濕得妄行而滑泄也若用湯藥徒滋其濕令以參朮白朮散去砂仁加肉果補骨脂姜棗湯調服旬餘而瀉定身康矣。

痢疾門

一婦產後食雞子腹中作痛面色萎黃服平胃二陳便下痢腹脹服流氣飲子又小腹有一塊不時上攻

飲食少進。脈緩虛弦。此脾胃虛寒。肝木尅侮脾土。而氣陷結積也。用補中益氣湯。加木香。姜。棗。漸減。又以八珍大補二湯。俱加炮姜。木香。調理一月。痢止。脹退。而康。

一婦產後痢。未至月滿。即食冷物及酒。冷熱相搏。而與血攻擊。滯下純血。纏綿極痛。診其脈大無力。此濕熱傷血。蘊蓄腸胃也。用黃芩芍藥湯三服而漸安。

一婦產後腹痛。後重下痢。無度。形體倦怠。飲食不進。與余為隣。余診脈細軟弱。曰。此脾胃俱虛。火不生土也。用四神丸。十全大補湯。尋愈。但飲食不化。肢體倦怠。又用補中益氣湯。加炮姜而安。

一產婦五月患痢。日夜無度。小腹痛墜。發熱不惡寒。用六君子湯。送香連丸二服。痢漸稀。痛漸減。又以前湯四神丸四服全愈。此乃濕熱傷脾之痢也。

大便不通門

一婦產後大便不通。已七日矣。飲食如常。腹中如故。脈軟微澁。此血氣虛而不能濡潤宣通也。故飲食不減。腹無脹滿。用八珍湯。加桃仁杏仁。至二十一日。覺腹滿欲去。用猪胆汁導之。先去乾結燥糞五六枚。後皆常糞而愈。

一婦產後大便不通。已經八日。或用通利之藥。中脘痛脹。不思飲食。又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乃用蜜煎導之。大便不禁。呃逆不食。余診脈軟微弦。此脾胃虛而初不傳送。復受藥傷。所以不能禁固也。呃逆不食。胃氣垂止。勢甚危迫。遂以六君湯。加吳茱肉果。補骨脂五味子。數劑病幸獲効。而身漸康。

一婦產後大便秘結。小腹痛脹。用大黃等藥。吐瀉不食。腹痛胸痞。脈虛弦細。此脾胃虛寒。闕門失啟。閉之職。余用六君子湯。加黑附炮姜。木香。肉果。治之而愈。

一婦產後大便秘澁。諸藥不應。苦不可言。診其脈濡口燥。此血枯津涸。令飲人乳而安。

小便不通門

一婦產後小便不通。諸藥不應。脉數沉瀯。此衝任血虛氣燥。膀胱不能施化。而水竭焉。令以梨汁和人乳各一杯。日夕兼進。而溺漸通。口亦不燥矣。

遺尿門

一產婦素脾泄。產後飲食少思。五更必遺糞。幾不自覺。倦怠無力。六脉軟弱。此中氣虛寒。脾腎不足。而腸胃滑脫也。令以補中益氣湯送四神丸。半月而霍然。

淋瀝門

一婦產後小水淋瀝。或時或出。服分利降火之劑不効。已二年矣。脉軟微數。此肺腎虛乏。氣不施化也。令朝服補中益氣湯。加車前子。暮用六味地黃丸。加麥各五味。各數劑。而日漸痊安矣。

小便頻數門

一婦產後小便頻數。時忽寒戰。脉軟微數。此脾肺俱虛。膀胱不能化氣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加山茱山藥。佐以桑螵蛸散而愈。後患發熱。晡熱盜汗自汗。月經不調。服如味逍遙散而安。

一婦產後小便頻數。始而吐痰發熱。繼而日晡潮熱。脉軟虛數。此膀胱陰虛。陽不施化。故水府蓄泄不靈。遂用補中益氣湯。朝暮兼服。而日漸痊安。再用六味地黃湯同服。

小便不禁門

一婦產後小便不禁。二年不愈。面色青赤。或黃白。此肝脾兩虛。血熱而迫水府也。脉虛數沉弦。用加味道遙散。佐以六味地黃丸而愈。後因暴怒。小便復遺。大便不寔。左目緊小。面色頰赤。脉弦瀯數。仍用加味道遙散。佐以六君子湯。俱加桑螵蛸覆盆子。以清肝火生肝血。培脾土安水府。而日漸痊安。病不再發。

小便出血門

一婦產後面黃尿血。脇脹少食。脈數虛弦。此肝火乘脾。迫血而偏滲也。用加味道遙散。補中益氣湯。兼服而血定。脹平矣。後為抱不樂。食少體倦。驚悸無寐。而尿血仍作。用加味歸脾湯。二十餘劑。將愈。感於眾說。服犀角地黄湯。諸證復作。仍服前藥四十餘劑。而始得全安。

大便出血門

一產後糞後下血。飲食少思。肢體倦怠。諸藥不應。脈軟微數。此中氣虛弱。不能攝血歸經也。投補中益氣湯。加吳茱炒黃連。四劑。頰止。用歸脾湯調理而全安。

一婦產後。怒則必便血。且寒熱口苦。胸脇痛脹。或小腹痞悶。脈數弦濡。此肝火乘脾。而不能攝血也。投六君子湯。加山梔柴胡而愈。又用加味道遙散。補中益氣湯。而血不復下矣。

一產婦糞後下血。脈軟遲瀋。此脾胃虛寒。不能攝血歸原也。投以補中益氣湯。加白芍炮姜漸愈。又加炒黑附子。數劑而始痊。

一產婦大便下血。口乾飲水。胸脇膨脹。小腹重墜。脈數弦虛緊瀋。此肝脾血虛。肝陽侮土。而不能攝血也。投以逍遙散。合左金丸稍減。又以六君子湯。合補中益氣湯。數十劑而全愈。

一產婦勞倦後復怒。忽大便下血。身熱時煩。夜間譫語。脈數弦瀋。此肝脾素虧。怒則火逆。而熱入血室也。投以小柴胡湯。加白芍生地。二劑而熱退神清。血亦頓減。又用加味道遙。補中益氣歸脾三湯。一月而血定全安矣。

陰戶下脫門

一婦年三十餘。生女二日後。產戶下一物如手帕。下有帕尖。約重一觔。予思之。此因勞乏傷氣。以致腎虛。

肝癢不能約束胞門而陰戶下脫也。卻喜血不甚虛。但因時春暮天寒。恐其冷乾損壞。急與炙黃耆三錢。人參二錢。白朮一錢。當歸二錢。升麻五分。三帖連服之。即收。上得汗。遍體乃安。惟下喬沾席處乾者。落一斤。約重二三觔許。蓋脂膜也。食進得眠。診其脈濡。左略弦。視其形却寬。與白朮芍藥各錢半。陳皮一錢。生姜一片。煎二三帖。養之而全安。

一婦產子後。陰戶中下一物。如合盃狀。有二岐。其夫來求治。余思之。此必子宮也。乃氣血虛弱而下墜於外者。用黃耆升麻大劑一帖與之。半日後。其夫復來曰。服二次後。覺嚮一聲。視之已收。但因經宿乾着。席上破落一片如掌心大。其妻在家哭泣。恐傷破不可復生。予思之。此非腸胃乃脂膜也。肌肉破尚可復完。遂用四物湯加人參數劑。丸服一料。而復能生子。

一產婦子宮下墜。脈軟虛濡。此氣虛不能收攝而下陷也。遂與黃耆三錢。人參錢半。當歸二錢。升麻五分。炙草八分。作一帖服。卻令用五倍子末煎湯洗。又以末擊之。如此數次。即安。

一產婦數日後。水道中出肉線一條。長三四尺。動之則痛欲絕。脈象不虛。先服失笑散。以帶皮姜二觔。研爛入香油二觔。煎油乾為度。用絕兒起肉線。屈曲於水道邊。以前姜薰之。冷則熨之。六日後。縮其大半。二六日即盡。入再服失笑散。參湯下。或芍歸調理之。此血實氣虧不能統攝。子宮脂膜而下肉線也。如肉線斷則不治矣。

一產婦子宮腫大墜出。二日方收。損落一片。殊類猪肝。面黃體倦。飲食無味。內熱晡熱。自汗盜汗。脈軟虛濡。此血氣大虛。真陽不能收攝也。與十全大補湯。去肉桂。加附子鹿茸麥冬五味。三十餘劑。諸證悉愈。仍復生育。

前陰腫痛門

一婦產後前陰腫痛。右腳難伸。脉虛弦數。此脾胃素虛。挾肝火而濕熱下注也。與加味道遙散。加米仁車前子。四劑頓平。仍服道遙散。補中益氣湯。各二十餘劑而全安。

一婦產後玉門腫痛。寒熱作渴。嘔吐不食。外敷大黃等藥。內服驅利之劑。遂致腫及於腎。諸症蜂起。脉軟虛弦。此真氣弱而濕氣滲溢於經隧也。先用六君子湯健運脾胃。次用補中益氣湯。升舉清陽。不數劑而腫痛如失。寒熱亦解。不復嘔吐矣。

一婦產後玉門腫痛。失治潰腐。形體消瘦。飲食少思。朝寒暮熱。自汗盜汗。已半年矣。脉軟虛濡。此氣血大虧。而濕漬於下也。遂以補中益氣湯。加茯苓半夏。數劑而濃水漸少。飲食亦漸進。又用歸脾湯。五十餘劑而全愈。

產戶不閉門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飲食少思。脉軟虛濡。此血氣大虛。而真陽衰耗。失其啟閉之權也。遂用十全大補湯。加附子煑肉。三十餘劑。而玉門自收。丸服而如舊矣。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發熱發寒。脉軟虛細。此氣血虛寒。真陽不足。而榮衛不能布護也。與補中氣益氣十全大補二湯。俱加附子炮姜。送治而寒熱退。更加五味山萸。三十餘劑。而玉門無恙矣。

一婦產後玉門不閉。小便淋瀝。腹內有一塊。攻走脇下。或脹或痛。脉數弦虛微濡。此肝脾虛弱。怒火逆滿。而濕熱下注以結塊也。與加味道遙散。加車前子數劑。而小便利。更以前方去山梔。加川棟子小茴香。又數劑。而諸症悉退。玉門亦永久無恙矣。

乳汁不行門

一婦產後乳少。服藥通之。乳房腫脹發熱作渴。而乳汁絕不能行。脉虛微數。此血氣虛而不能行上。為乳

竅閉不通也。與玉露散加蓮房荷梗補而通之。又用八珍歸脾二湯各三十餘劑而乳汁湧出不墮。乳腫亦即霍然矣。

乳汁自出門

一婦產後勞役太過。忽然乳汁湧出。昏昧吐涎。脈軟急數。此血氣大虛。而因勞奔迫以發厥也。灌以獨參湯。而神漸甦。更以十全大補湯。數劑而乳汁收。神志清。涎亦不復再吐矣。若婦人血氣方盛。乳房作脹。或無兒哺。痛脹發熱憎寒。用炒麥芽二三兩。水煎服。即消。此即斷乳法。如胎前乳汁先出。謂之乳粒。生子多不育。當大補之。